乙巳消長錄

二十七

3487
1736
v.27

頁錄一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尹 朴光祐
柳松庵 盧守愼
柳靜叟 柳希春
李德應 金舊祥
李煇 韓閎
桂林君 李寯
鳳城君 權撥
郭珣 李寯迪
李霖
閔齊仁
鄭希登
羅湜
李滉
鄭逑

尹任傳

尹任字任之波平人也　仁宗之舅也傳曰尹任以武人官至贊成　中宗朝尹元老構隙大小尹之說為祕士林張牟以刑曹判書素有不自安之心今其所為不與形迹為　宗社宗危疑也當初申房經之子為駙馬時初欲取任之孫而任迺不應其諂慢竟除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潛結宰相又通內簡情迹昭著朝廷（一本無朝廷二字）當為　宗社之賊而大　宗其罪為宜嫌至於　仁宗寬天不能捧身自退迺　顧望身殆大戮禍流士林尤善惡憎愛者也　宣時運

尹

東333389

使發也噫井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闈情逆彰著東宮
失火後造為浮言乱惑人听至今帝怀不安之心曲
為自保之計原其情罪在法固赦第以先后至親遷
用全律予心未安只合覽典以示予不忍之意安置
絶島南海又為傳曰任卒以究惡之貴久憑城社之
勢始結三宄圖我国妃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
言突戮群聽積訛(訹)繁至于今恒怀不安之心曲保之計
徘徊權臣欲行肖(曉)謀危宗社情迹發露依律重典
賜死郎順明工踈更加叛逆之律正秋並重任與林
百岭同在一開審爭倡妓玉梅香者百岭妓娟中任

一本發作勦

以逆謀乙巳之秋端在於此又誅任之後孥其妻妾
一本序字上有終序字下有在字
分賜功臣百玲求王捴香為奸宦其計也世以此為憤
其殉毒頗汉政事後慶陳於工前極畫乙巳之冤出
於奸兇之構陷雖尹任無及於貞良善類無罪被戮
者前後甚衆為之涕泣橫流左右亦莫不悲感云左
汉政權轍進四領相乃心王室忠誠懇篤至矣盡矣
神道碑銘四公諱任字任之坡平人生於正德丁未
扶良峻四有党字壬申登武科官至汉政府左贊成
判敦寧府事于時中庙在位仁庙或極好兇尹
元衡元老兇尹自以肺腑門戶異於陰懷禍心離間
尹

兩宮大小尹之說頻行公自處坦敵殊不以掛念乙巳仁廟諒闇疾大漸未有儲嗣中外洶懼暨昇遐之日公承末命以先王第及之我首言於朝人心始定事幾無毫髮類而彼之宿憝終逞構成匹測不自安三字陷公竄之南海行至忠州有後命是歲八月三十日也年五十九自後益殫大猷何所不至孔惟公家聯及并與往復是孔者半朝名人殆勞焉矣幸明廟自奉乘籥之政已遘漢(明)之卞奸及兌春秋罪盛則直柱云孔端(緒)序則見於是有丁卯之釋公子孫錮籍至聖工洞察輿情快(旺)公論改更之難繼述之

寇要以當於天理人心於是有庚午之辭亮伏罪而
復公二子戰名迁籍沒家産丁丑之偽勲鐫削而復
公官戰(至)録用見在子三人蓋次第施行(而)無遺憾矣公
天性至孝傷先夫人早卒(心)所居設位巡一如生時
朝望時食必躬薦不以疾故辭刑家有則妾姬雖多
絶無嬌妬之色服用儉約痛惡踰僭以帥家人子姓
左右琴書如文人學士之居遇役冤必折已下之仁
恤寒疾其未如歸為官無不扵戰判四書及京師題
覆必皆手藁即僚不能贊一辭吏不敢仰視人亦無
得干以私大理之嶽無冤沸度支之防奸草獎至今
尹

自妾姬至如歸與他本少異

称道之或为成法云前夫人吕兴李氏生男三二女
男曰兴仁兴義兴孔女曰李浣應李洪胤後夫人玄
風郭氏生三男曰兴智兴信兴忠公以子兴信承浣
一等追贈領汉政
明宗朝退休文集四乙巳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林
百岭詣政院啓柳權柳仁淑尹任等罪文定王后
御忠烦堂召六卿以工八议權忠貞公撥啓曰物論
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注者
肅宗無嗣月山當次貞嘉王后趙次而援立成宗
年甫十三矣猶俗始帖然無事況今工乃仁廟之

痼穷无已正位岂有他虑乎且今王子君無德黨大臣
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尹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惜
臣意竊謂今此朝政務得人心當以大公至正行之中
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為友盧永孫取堂上
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放逐坐人一
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者也是日尹任
遠竄柳淮逾相柳仁淑罷于時敵納白仁傑（即忠肅公之非文定之大父号休庵）
啓筵諫不能論執　又定王后密旨令下白仁傑于
禁徼鞫治加任（寬）絶島二柳付處權撥詣闕啓曰自
先朝未正天屡降大災近又大風連日睹時臣天意
尹

武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王即位未久遽寧大
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堂諫誰敢冒死而進言乎臣
夜不能寐知死敢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竊
以幼王大比於嗣王有毋之道若以此憂傷不豫則
豈不為大累乎飛言自故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
人柳濯本有腹病於朝堂每倚牆壁而坐且無予息
不敢歸退為国然也柳仁淑浮工氣症今已有年此
老病書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
則人必曰国殺之也願上平心察之庶問群下情罪
相称則人心可鎮天変可弭矣又書移尹元衡弟吾

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會林百怜許磷皆啓
請於尹伏罪目中太宗社二字頓(朋)(因)是激怒乃上
疏極言三人罪狀於(順堂)悳(權公)(日)引對於是三人皆以逆謀
被誅論功行賞悳(事)公(日)做乎居和氣藹然及至臨
利害過事(事)(義)形于色真前擔當勇決如責育當其
再啓辭也達夜草啓辭遂早趨朝家人子女婚吏攀
挽泣諫輒麾去之至閫申公(先)漢相遇並行問知公
意悁然而固止之公不聽詣政院相李公彦迪在
座招注書柳景深使書啓辭李公視草亦驚曰勢
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冀益上書抹去其危言

尹

廉公却坐抱膝長噫曰刖没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公與鄭順用分深鄭初告尹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公迎慰曰令公亦何以来乎鄭色沮事定後謂人曰亮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授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歌沒李文仲廉事不極以致多日膠擾且尹思賢(冀)為人疎謬公屢責之引對思冀啓曰大行大王大漸時臣語權授曰宜悉迎大君入內授不答矣公但啓曰有大臣在非所能擅斬退詣寅廳許公磏目視尹曰公無(欲)提權公何即當危授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權公亦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乎尹面

赤無以對宣廟也上之初即位請削僞勳上以先王所
為不肯許之領相李元翼與同僚謀曰不若先論請
其小者幸得蒙允則其大者從此可望遂啓曰乙巳
丁未已酉間被罪之人家財籍沒時或有文記同錄
田畓連排而誤被籍沒者甚多且身雖冢宰家財
猶未還給者請令有司查覈還給上即從之未幾
宰臣官堅納李浮伸冤時人歎李相之處事有旋轉
乾坤之手為削勳傳音曰小人之構怨於人欲陷之
者不有以置之死地則無以快其心不有以重加之則
無以致其死不有以籍沒則無以名其說其設心不
尹

亦悆于尹元衡以兇狡之人處柿猜之親與尹任擅權
揚臂肆毒尹任特一机上面耳李芑順明百玲等相
與傳會前有宿憾之蓄而旋翻貪功之心誣陷之術
從徵至重始以任為不自安而淮亦為梢孚形迹而
投罕之敓敎停卞之智詠為誣書驚動宮闈遣元弼
妖妾於大內簸鼓邪說浸潤於內及順明之疏上而
任淮仁厠一時誅戮叛逆人之大罪不取眼而定罪
可乎猶忍人心之不服假手社之名強要君父之尊
同神共憤之血上天痛誣之怨祖宗淸厚之積盡

於冥之中而明胤之蔡告繇起以注至親之猫以
致人感以公及之坑以致人疑巧為機霏終成大猷
林甘泉誘泛應而誣服安世過教毛猫而為淫瘵宮
在殯禦行秘焰恐天禁庭血肉狼籍至欲出宮人召
罪之先王至親横罹戕殺仁庙升遐嗚呼類無遺疾其
異已甚中傷之端人正士駢首就戮一時士林一網
打盡而明庙以仁庙介弟入承大統兄已弟及古今
通誼一時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哉元卿以積年之
私臆測之於往牒之不足移之於仁庙移之於恭懿
殿其為亮悰將為不忍言者　明庙念祖天顏人無

權忠正啓心處事

聞於先帝之言而愚弄君父箝制朝廷幻出交構之說誣遡可歎之方　又竄在深宮之中明廟冲年同參在位豈知奸人之所誣罔哉當初權攬謂任以外戚之親傳位之深處事甚正云則權攬謀国重臣忠直無隱豈私護一人哉此言予任武夫一朝失勢誰復與為逆瑞則迷劣無知人所賤矣久矣以任三寸姪徒殺其叔有何疑心任而果有逆狀則忠順堂入侍之條若順朋未嘗與以不自安精存形迹為語且曰謀危宗社宗社顯迹則竟之為叛逆一出於構陷明矣且若未以仁廟為未逾年之君其無君不道

之罪極矣當時寇杜之狀見之者傳目聞之者側耳莫不欲食肉寢皮以此而欺天可欺乎以此而誣人可誣乎自有天地以來奸宄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樞頊朋之子恣諫盈傷而元楙以苞苴之怪面爭而未免並黜史筆集直安名世趙孫竟被誅寧當初許璘首謀之人於祿勳之後以天地不可誣三辭自居寧誦閔洧仁初參勳籍自知不免為小人之故悔恨之色形於言語公論不泯人心難誣據此可知社稷之人莫不拊膺叩心亮威恭之不敢開口數十年之間是非顛倒刑政紊亂國之不亡幸耳事雖已

徒其事之是非分明人誰已死其死之冤枉可見先
王末年誰有開悟量移近謫之臣全樺井任之要望
將次第收行而方鈞遽指可勝痛哉先后垂簾日先
王未卒之遺意收用其時旧臣大霈鴻恩遠至庚午
工自公卿下至草莽之士交章爭論至於半歲之久
乃工告慈殿削奪鄭頤朋未四旬之官爵洗滌柳灌
柳仁淑之追名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人亦皆還給戚
謀而又於今年夏　恭懿殿遘疾以四人之冤下教
改詢及大臣即命还給兩柳之爵而任稹則事体重
大予独遲耽　恭懿殿澄候彌留數月日至惟幸予

用回極而乙巳之事本非所知且先朝同盟大事故
不敢下手矣今事勢至此故今月二十八日予以積
弊削之意勳臣告工殿罪人尹任及猫戰諜还俗鄭
順朋未弔社功臣罷削但出不得已也後世其姑以
予為口實傳是非可亂於一世而人心未可終誣
公論可杜於一時而天理未滅泯滅是非之眩亂者
必待後世而行矣自古昔以來元兇極惡憑恃據城社
大姦殺戮之威脅制天下之口忠臣之人陷於大惡
竟遭不測之禍則積威所怯人皆畏死雖不敢抗言
於當日而至於後世是非得正公論大行迄在乙巳

年間国家無禄士林不幸邑憲乘時手弄大柄潜挾
私憾釀禍不測揑造無形目為逆黨傾陷名流芟刈
殆盡然而朝著之間公論猶存草野之中清议不絶
奸兇之輩恐懼孤兒之述欲行報打之詛而群兇虽
附貪功乐祸相慶告変乙巳竊謂人任以下戦慄迭
給籍没亦為迭俗祥在乙巳録別冊

柳濬傳

柳濬字濬之本文化人也掌令迁秀之子登丁卯科
仁廟初為左汉改乙巳八月以稍存形迹遂遠免至於
中道付處濬(此是李廷馨跋曰字誤)當国家危難之際居大臣之位陰結尹

任謀危宗社時閔非輕不可在郡下中道付處舒川
傳曰柳濯素与尹任更相交慫當大行大王大漸之
時正統自有所屬而濯曰嫜定當立及扙翩脈之後
听政自有旧例而濯曰毋后不可垂簾柳仁淑連婚
尹任潛招師傅問孝之明暗指予為有疾人或說予
吳明顯有不說之色皆是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閔
宗社在法罔赦賜死孚戟路次追賜自盡後数日論

尹の至甚正七
字衆所知
不必書与何大逆
不接也 玉堂劄

尹の云々
尹の処事正

玉堂劄子言柳濯之盡心国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
尹任之處事甚正豈有毫發疑貳之端哉三人既死

柳松庵

無可推問林百岭知尹任之將李应應輕躁怡翁可怀以威逼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应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乱語莫見端緒群奸据摭其稍涉不道之言遂為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乱言斬其大辙也丙辰兵曹判書權撥書啓曰自昨日大風大雨連夜曛昧小臣鄙意以為大臣罪逆国家重事而宣罪不明恐或天意有所感然也頃者會议人皆不知其端若以誤危宗社宣罪則是人臣極罪名之不可明物情攅盖天変可惧非但此人等以暗昧獲罪於王政而大違誤大拯王難合者人心也即位之後号令分明人心

恭悦今又起此大風波未逾月遽寘大臣人心不測
物情激散柳潅素有腹病朝歎暮未之于政院坐宝
倚屏柳仁淑又得上氣症此等老病任生任極人臣
豈有他心今若遠行病死于道則必曰是国家殺之
也伏願自 上平心察之其後鄭頲朋上疏曰伏以
臣自今年首夏浮腫病百症交攻淹処五朔僅保
殘喘窃聞奸賊構乱謀覆宗社心常憤歎只緣罹病
不能自達以待公論之敷伏閤 峯旨之下不勝惶
悚二三宰相议論憲長使之先啓當時蔓諫暗於緩
急反以 峯旨為不正各自退散危亡之秋迫在朝夕
柳松庵

故臣力疾強起隨行同议宰相敷陳罪狀分輕重罪之將以鎮人心而扶宗社也厥後邪议並起人心搖動雖曰貴臣不可在郡下故並令窠(同治其餘)是冒更無人言而權綰以帷幄重臣曲為申救臣不勝寒心大抵人臣雖有將心王法所赦況元謀(不見)叔計既已著者乎尹任社在丁百年(若居)間黨附三竟欲国毋設君其計得旨則未有毋廢子全之理也仁宗大王孝友天出兄弟之間少無間隙而任倡為不道之言使上下不安及至宸天之後自生疑惧陰佶大臣以冀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雖曰先后至親勢不可容貸

柳濬願令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協力輔導曲從丑
任之言使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無首相諮白當
立何人欲自取禀中宗大王嫡子惟殿下一人而仁
宗大王遺敎亦曰有慶原大君可付後事濬更禀何
人也柳仁淑連坰任家儔佶已久殿下即位之日招
潛邸傅師問殿下之矣否設若不矣欲將何爲李爰
迪入侍經筵而退見仁淑言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
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手居對人指殿下玆
四不可道之言謂工有眼疾畏無忌憚罪惡亦大得
保首領亦已是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
册松庵

人等指揮欲生殺之柄不欲歸於慈殿公然唱說此
亦竟謀之一端也伏願明錄三人之罪晓諭中外以
扶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
陰虹抱日淫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衰君弱
臣強之象自誅李之後天怒未霽則人心難誣而天
象之不可掩明矣權奸不頓近年突表之極及以一
日之兩為罪三人之應臣霸或為且伯仁保亦不知
国事法以蓋者不可為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
教不必深罪況臺諫以言事見罷恐為聖治之累也
自四十年(未)倭禍頽毀名分倒置相迓之間凌上之風

滋蔓成習其流之弊至於臣子而議君父即舍而倫
上官學者而詳步師長吏脅而欺官負今庸去好之時
無一人倡明大義及以啓達焉陷謀至於同汉宰相亦
欲營救株免恐謗此臣之所未曉也臣霸恐危三之秋
在於朝夕而不能也救臣雖在膚疾之中閔此凶謀
以先朝旧臣義當馳啓而淹待聖旨之下則臣之罪
亦大矣請罷臣職以懲人臣坐食君祿顛而不扶之罪
宗社幸甚

他本自此字復官爵復當剳上字淮之姓柳氏文化人司憲府掌令
迁秀之子以成化甲辰生公孝令公在燕山朝以直
柳松庵

人等指揮欲生殺之柄不欲歸於慈殿公然唱說此
亦竟謀之一端也伏願明錄三人之罪曉諭中外以
扶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
陰虹抱日淫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衰君弱
臣強之象自漢事之後天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天
象之不可掩明矣權掖不預近年突表之極及以一
日之兩為罪三人之應臣雖戆愚且伯仁傑亦不知
国事法以蓋旨不正為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
教不必深罪況臺諫以言事見罷恐為聖政之累也
自四十年(未)祀個頽毀名分倒亂相迭之間凌上之風

滋蔓成習其流之弊至於臣子而議君父即舍而侮上官學者而詆師長吏胥而欺官負今庸去好之時無一人倡明大義反以咎違為恃至於同汉宰相亦欲營救独免怨謗此臣之所未曉也臣竊恐危亡之秋在於朝夕而不能已也救臣雖在膚疾之中閔此凶謀以先朝旧臣義當馳奏而淹待察旨之下則臣之罪亦大矣請罷臣職以懲人臣坐食君祿顛而不扶之罪

他不自此義復官爵詞在後章劾之

柳杜廣

惟之姓柳氏文化人司憲掌令府
依生公摩令公在燕山相以直

道被寧以役少孤力學事母夫人至孝丙寅国運振
新明年始應乱首登高第歷數中外所至皆有聲
績嘉靖乙巳仁廟新即位擢拜右相尋陞左七月仁
廟賓天　明廟幼冲嗣位尹元衡將逞宿憾杖尹任
八月二十一日李芑等八尅忠烈堂請尹任罪謂公
稍存形迹始請遠相未数日付慶尚川郡行止温陽
乃賜死即同月二十九日也又節順用疏上論為大
逆置極刑典當杖之初亟也有一宰相問公之死者
以書抵公曰尹任自先朝有文講之罪公宜先詣闕
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或免矣公笑而却之曰

受先王顧命士林有爰死乃吾所願也吾豈忍為此乎臨死無他吾惟以天日照臨為證公稟性貞諒遇事慷忼正色立朝棘人不阿事涉宮闈必以盡言不諱一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中庙未幸矣人旧忘起廢故召者蔚然滿朝而莫不以公為重相與砥礪激揚扶張清议當時群不逞之徒固已側目矣肅以銓長八侍親政中庙特以李芭為兵曹判書公即啓之曰芭以賊史女婿不通顯列不可授肅由是寢蓋公已慮芭之深陰險終能完国而芭之忿亦蔀於此矣公在辛丑冬由貳公特除閑西伯朝廷既失之矣

柳松庵

即冬復申前令三司以內外輕重連奏固爭公閔之
輒（輒）輒不悅曰老臣隨地效忠自分一死今朝論如此所
以促吾死也孝陵初服特召公入相凡所以去
邪與蔽未浹數月之間大更政化者公皆贊而成之
逮至群奸將嫁禍一世而以公在相位竟計終無所
售故必先構搆而相（甘心）中焉公則此恣自立終始一節
力為士林至於死而不貳吁亦難矣公自任國事付
命於天晚年喪夫人（英）不用石灰曰幸而使我終於牖
下則朝廷自有帷蓋之恩後事非所慮也不為人子
為親雖在倉卒席不料力之不逮曷若自吾以為法

我其分死不顧生亦素矣公無子取兄子充贖為後
亦坐死公沒後二十六年隆慶庚午回赴國公論爵
雪并名還籍物丁丑復官贈太常卿易名忠愍卓
愍肅愍議樹未刻上

柳仁淑傳

柳仁淑字原明本晉州人丁卯俱中生員進士登庚
午科已卯以都承旨被斥慶州府尹又被搆受訊丁
酉復敘襯任日以都承旨詔獄俄而見放為慶州府
尹庚辰秋金億齡(金海人)訟屈怒其府使朴英搆告英與公
謀去孰政被鞫公赴任後未嘗見朴英憑訊事澄以
誣告反坐公亦免官寓扈鄉村辛巳秋群小囑臺諫
柳靜收

以觀望趨時勢盡奪告身丁酉冬復敘歷歙臺閣職
簽卿相乙巳　明廟即位時以崇政議政府右贊成
兼吏曹判書為李芑等所斥竄逐又為鄭順朋上疏
搆陷　傳曰仁淑連婚尹任助成陰謀內畜患戾之
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
予為有疾人或說予矣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脉
異志謀濟己欲罪関宗社在法罔赦竄逐茂長為奸
臣所逐于路次追賜自盡(後)殺日論以大逆一時之人
傳言日李芑素為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為內
外締結之謀常與族孫韓景祿佐為心復互相往来

徃輒連夜留宿陰謀秘計無所不言及其在家潛通
密簡連屬於景祿之門自以爲得計而人莫之知也
芭與柳仁淑俱爲景祿之孫而其時皆爲判書一日
芭使景祿有內通之事景祿以若簡授其奴使傳于
判書家其奴誤傳于仁淑見其書浮秘浞之逆言于
人遂傳播於士林間莫不痛憤其無狀因此怨仁淑
入骨乘栈陷横加誅戮遂托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
爲芭之回嫌怨殺仁淑於此益可見矣奸臣全明胤
要功告變而始乃拿取其子弟百端誘脅造出可欺
之言茅三節而乃加鞫逆之罪其無案揹虛於此灼
柳靜婁

然矣時兩柳為鞫逆之案者只以李德應之招又以誘書之內通為證然德應之見欺誘之以切臣引之以害端謂之吐露其案至於該簡則豈有謀為莫大之事而虛疎其事遺之於關內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李芭與元衡同謀而為之者特畏其狀重不敢宣露耳宗社莫大之勳成於賤露之一口云知此人等心術本末則可以知柳攏柳仁淑輩之鞫案尹任既與諸尹久結深讎當仁宗大漸之際以無知武夫托柿搦之親謀為自全之計其究慝之狀固不可掩矣柳攏柳仁淑或以顧命大臣或以帷幄重臣位已

極年已衰老有何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
望自陷不測之祘豈當初既無可據之罪只尙分遠
近寧逐徒以賜死士林可惜耳以此觀栟告栟
林君瑞又陷鳳城君吭獄成論其功以啓宣廟庚
午領議政孝俊憂辜百官伸寃十二月初十日同副
承旨安自裕敬奉 敎旨其曰是非雖亂於一時而
人心未可終誣公論雖杜於一時而天理未盡泯滅
是非之昧亂者必待後世而定焉公論之杜絶者必
待後時而行焉是非之不定公論之不行猶旦暮可
況數十年之久乎自乙巳之事言之可謂於悒故及
柳希春

等柳濬頗肖大臣故及等柳仁淑帷幄名卿以及心
王室守正不撓而尹元奭自中庙未年以巫狡之
處倚附之親權勢相傾互相猜嫌極其憤寃元奭
曰任(諫)尼国母任曰尹(元)奭必傾宮(東)悪言横生無所不至
濬未為国達慮不顧一身之私抑制鎮定使不得售
其奸而其所施為動遭私(超諫)棧李芭為贓吏女婿不盡
清顯之班濬之秉銓奭也以為芭當斂兵曹判書濬
以為贓汚之法載在令甲不可改此法未行授芭此官
李芭見駁之後濬又入相既不平芭又因駙馬韓景
禄潛通內簡未注窓簡仁淑播其言於士林芭怨濬

仁淑乘機欲中者非一二日　仁庙寘天先王幼冲
即祚元凶窃柄鄭顺朋林百岭李芭革相與附會擅
弄威福前有宿憾之蓄後有圍功之心士林為魚肉
者罹愚夫愚婦亦知其必逝　仁庙友爱天至未尝丁
寧明庙以介弟承統名正言順如青天白日孰敢有
異议於其间哉　殿下临御方隆孰国臣民攀號擗踊之
除奸究未乃及楊之奋袂相慶始造撫恤之語寘遣
元凶妖妾於大内簒教邪說動驚五宫至洚寒旨
於私室亦未敢構為反逆順朋百岭許磎未分庶筌
諫除去淮未五司官長因洛仁金之準隨其指揮
柳靜庵

其他羣諫不附其议奸黨相顧因措百吟揭上疏之
謀起不測之祆乃以諫獲 宗社為言一時士林陷
其阱打之中忠順堂入侍之時芭曰任有不自安之
心灌仁淑亦有形迹順朋曰任自生疑畏益存形迹
灌仁淑發於公論頂分輕重罪而越三日甲寅召議
順朋曰任包藏祆心罪固不赦若系依律恐其太重
灌與仁淑陰附并任謀危宗社事引賛從恐不可一
順朋等
律斷之及元衡汝眼稱生員督夜聚汉於芭順朋等
臣朴貞元又畫祿功之謀順朋於是始疑前說上誣
同之疏其言曰灌於嗣位之日再語首相曰當立何

人仁溉聞　殿下英明默然有不悦之色夫包藏祸
心謀危宗社及臣子秘惡大罪在法同赦順朋於淮
等有何愛惜而斥其罪前後異事孚此不過以構造
之言驟加大戮則人情不服難以鎮定祸淫以浸潤
之術漸亂而重典耳順朋未誅之前任以為不自安之
人淮未為稍存形迹之人順朋既誅之後三人乃為
支佈謀叛之賊矣順朋曰臣罹病不能自達以待公
論之發人臣苟有姪謀輿疾上変之不暇何待公論
忠順堂忍對甲宮日呂汉此其所謂公論而不失言
何欤三人之罪数三日間前則輕之後則重之華之
柳靜婁

重之
四重四任意反覆順朋之弧果可信乎二人阮孔撫
可推問赵汝乃曰淮仁敝漢戴瑁阮使二人未死而
對則未知二人肯服其罪乎順朋三弧推拙巧惡案
無所據推曰陰參不軌已執何事沒使仁敝有不死
之色自古為有案其辭色便指為是當案者乎當玄何
人之語順朋曰淮再語首相如仕貌則白給人曹吐
時淮入来曰稟宗社大計言阮有異日亦不同好黨
之說自相矛盾設使淮有此問不過趙汝愚稟宣之
策也此為黨迷可乎百岭曰二人危惧有患失之心
其事無所不至百岭之勲号炯考成三人不軌之狀直

無所不知何與謀亂其叛而乃以患失為辭予濬仁
淑年老位極負一時重名其肯與無識武夫為亂於
君臣分定之後凡定人罪雖雜犯死罪必窮推得情
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刑況叛逆之賊予奸宄於濬
仁敗不問其情不取其服速殺掩口以成其術故中
孚一會閔仁濬為反邪說欲以宄杖見憤明其罪儀
日甚自知不免小人之悔恨之色屢形於言奸宄未
乃劑其勢加其罪百拾當二人論死之初請前云潛
危宗社四字許稱於二人論死之後自以為名功天
地鬼神不可誣為辭奸宄既啓宮善類推極誣因
柳靜史

亦知其死矣成世昌於　仁廟即位之初奉使朝京
復命之前微事已畢亦空橐还之死未知謀逆之心
已動於　仁廟即位之初予羅織之狀擒此事由和
諫簡之說搖動　恭懿而卑辱文定(文定我名)又皇奸宄所誣不能
不致疑於恭懿向於文定之慈安則事且不測矣恭
懿殿妊娠之聖嘗有通簡於外(間)之理我孝庄連權
掖皆一時名矣奸宄未被錄勳(籍)二人本心其心故申
救不已竟陷奸阱而不悔沈連源国舅也奸宄等
必連源本勳之可固連源錄功(終身)還家對妻以泣洪庄
弼申之漢亦錄功中人庄彤不出勳府伴伺光漢

以得功為愧于天此士人皆畏凶狡力不敢辭但其
未安於心也當初恩忠順堂面對也庚申曰事必先
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秋庚寅曰任可寧潅仁淑
可適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慎之人心任如是皆
可畏酌潅仁淑誠為謀逆則彼三臣者何申救之至
此哉奸亮之所恃奄竊者只以孝元應之供辭然其
所供亦多戾乖元應曰任所通於潅仁淑臣等曰安知
潅仁淑以父為媒狀而又害父也任曰果然元應疑
潅仁淑與任通謀為又者何事耶德應使其弟又應
永活於邪黨則知元應輕躁悔弱誕之曰指任等為
柳靜叟

逆則非徒兇狀亦此策勳沉應愚計冀其幸生多
羞無根之言及臨結案始覓見欺其供不足信也灌
仁淑宗有可罪之狀順開等如有可紀之功則順開
之子礪百昷之兄億昷李芭之姪元禄安冨尊榮同
享其福有何不可而乃貳於一家或泣諫或亲官或
見黜不從其意哉雖其骨肉亦相媚矣賊忠為可羞
況其他乎朝野之間清议不絶伴屋而叛者尚矣成
遇言灌不至於黨斃於杖下安名世筆之於凶東竟
策
被不測之刑安世順草野之一愚氓也抗疏直言又
見殺身先王冲年未及漢昭之年文定祢屋蔽於浿

之奸當時之事豈出於先王先后之意哉先王好生
愛士出於天性元衡以太常不加美謚於百岭欲起大
獄峻拒不從元衡被罪之後命釋罪籍之士伸雪冤
枉當次第舉行矣豈遽遺可扵痛哉文定當主少國
短之日念切危素謀危宗社之謠震驚宮掖則文定
見欺固也然其教曰不欲傷人是何本意而所願也
禹箴之初芭等欲殺權攽李彦迪示以厭色不許其
請文定好生之心昭然可見順困之徒左蒙右蔽前
遮後擁使日月之明光於晦冥可扵誅哉一夫一物
死非其罪猶足以傷天地之和致乖戾之氣況以光

国大臣見忤奸邪駢首就戮抱冤重泉幾數十年天心之不豫二氣之不調夫孰不由於冤氣之召耐為雲忠良枉死之冤正欲為先王明其不與知之意也著其好善愛士之心也畢其末年伸釋之美也為文定明其見欺罔也為蒸懿洗其曖昧也自古禍乱之作不一而未有甚於二人雲滌惡名還其籍物于丑冬復公官爵錄用子孫 閔齊仁曰自上虔慎則人心豈一蕩安乎任素有不自安之心今其所為不無形迹自上處置是為宗社定危耳也須以諸大臣望于

國人皆曰可然後受罪者服而更無異論任之罪著
自先朝口不可道之言見於許啇推案至于今致上
心之疑惧固不可不罪仁淑形迹明而有所失灌亦
不自安如是定罪固受甘(所當)但任之被罪王大妃豈得
安心自上必須慰安也　尹仁鏡曰上之為宗社大
計誠是(為)然国之道多使人心安定今不可治以大
罪任既有不自安之心不宜在都下可竄(竄)于外仁淑
物論皆以為稍存形迹可罷灌則未可知物論有亦
云有形迹可逮　李延慶丙午以事到京城鄭順朋
往見敘永日君少時與柳明文遊嘗謂伏節死義之
柳靜庵

士今何以死於至此公荅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其不是也順用色變而去柳斯文貞在傍悚然問於公曰席前作舞人皆危之公何以設此言以賭秋耶公笑曰耳岭順用字校黜殺原明為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殺友之名無利於已吾無患矣果不害焉前言往行錄曰宋判書祺壽下官時謁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来謁慕齋不甚欣喜兩公去後公台叟問其故慕齋嘆感曰原明本學無術未知顧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已卯時與士類同貶幸矣幸兩公當時所謂名流慕齋之論如此可謂洒落

李德應傳

李德應字季潤任之婿也登甲辰科為承政院注書本星州人乙巳秋倭以妥世遇密告被繫德應使其弟文應求詬於奸黨林百岭知德應輕躁悍强可怵以威遂詐之曰若指任等為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德應愚計冀其幸生遂發無根之言誣服謀立鳳城之事及臨信案始覺見詐顧諸人潸泣曰信聽奸人之言以至於此天地鬼神必有愧恨之心矣竟論坐遂杖群奸欲成大獄鍛鍊百般未得端緒及得任應之誣服然後遂售其計莫不相喜乙巳名流之禍

李德應

因皆治應貪生所致自古未有浮薄之輩禍人国家如此之酷用人之除可不慎哉傳首治應受竟人卿育之恩忘国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訊之時指畫陰謀之居多及子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乱逆之謀恢於同谷皆玄宗社之賊云〻 右治應元辞

李煇傳

李煇字孟明正郎忠建之子也景州人登癸卯科已為正言及其禍作撻矣之说推鞫闕庭時相公李某自明引公為證為李治應辞連與德應同日死其李見罷黜送當初史曹正郎李某 諱中悅 到臣家言、

曰汝言是矣以元衡為嘉善尹元老為階梯之戚何妨然則庶可慰安慝者之心厥後其言傳播羅湜聞之到鄭彥懿以臣言為非欲見湜姓其家湜遽出仍見尹淑問曰羅湜以我言為非吾之此言果非乎淑曰兄所言則不知矣但非者非之言是也如此然後兩間猜忌主上和平矣其後又往郭珣家言及此論仍問曰吾之此論或有非之者此果非乎主上若無後嗣之當汎正派元老等雖有所失不可治之珣答曰我意則不然後事不可豫议當徐觀而為之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其後又見李德應(德應)責臣曰汝何小

李煙

言小尹可不治罪而反欲推崇乎臣答曰我論甚非乎頃見郭珣曰主上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仍戒曰此言一出必有赤族之禍慎勿告吾告汝者非他人乃任之婿故敢言之他日汝必思吾言戒毋戒汝汝反非我我罹淑言先治元惡後得保兩間此言誰有所見於我心亦有所未知焉吾言亦非公論更勿復言臣之此意安肯宋世卿亦未知之矣煇賦性輕躁恣邪行已諂侯趨附勢利不失清濁故一時名流無不欵狎後者知其取禍

桂林君傳

瑁字彦弥自在留數長於倚靠而小無狗馬聲色之
心只有文人學士之志左右盈書潛心翰墨雖不至
於雄文妙筆人皆以文雅稱之加之以胤胄出於巨
閥坡原府院君尹汝弼之外孫左贊成尹任之三寸
姪仁宗大王四寸兄以此詳言尤著於諸宗之中
尹任童敬王后之兄也尹元老文定王后之兄也皆
以肺腑之親各擁城社之勢桓恢吞噬必欲一傾時
人以大小尹目之逮至甲辰冬中廟晏駕仁宗
大王即位尹任之勢焰益隆元老之舍毒搏噬矣翌
年七月仁庙宾天明宗即位權奸尹元衡李芑林
林林君

百岭之軍徒幸仁廟之寅天相与致賀攘臂突起
欲逞宿憾構陷尹任而罹成罪名聚首設穽或曰尹
任有不自安之色或稍存形迹或舉桂林君之名
系銷於其間其時吏曹正郎鄭滋及瑀之後室妻兄
以年少新進之人心智輕淺殆忘遠慮力囑於桂林
君曰擁奸

之輩欲加尹任之罪而無名可據輒舉進賜之名欲
為媒孽之端云進賜何不自處之意予答曰渠雖舉
名吾無可犯未知自處之如何也鄭又曰進賜何不
思之甚也雖無自作之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如
見幾早辭云云答曰然則計將安出鄭曰昔者李長
坤亡命終乃得全況一宗室之回避人孰強尋予歸卧絶
之家奴其貢膳以供衣食傍有戚有物色之者轉徙
於他處進賜威獲(編輯)八方安徙而不拾衣食哉云
桂林君將信將疑歸而謀諸小家云曰鄭正郎以博

古通今之人且知時議豈偶然而計劃君出去也哉
但以人情言之凡以僕犯笞罪若欲治之隂逃走避
挺身其罪倍重凡人見偷鼠訝之間或有逃去者是
必以逃者為偷吾君初無犯坐受其死是以必輕
而人不疑也若聽鄭言則窃恐笞罪倍重而逃者益為
偷也伏願吾君熟計之君答曰夫人年纔二十正即計
慮迂疎以此欵逃耳今听汝言誠為近理雖死不去
順受其正奸(乾)雄欲構捏目以何名乎輕則奪職重
則窜逐不猶愈於轉徙八方之危苦乎但恐帝與夫
人娚妹騷動之心頓不安事定之間當留心察云少

妄他心矣翌日夫人忽使侍人曰正郎来到妥有可
議之事須来臨但觸馳徃則夫人拍手呼泣而陳之
曰今聞正郎之言事且急矣而何以偏信妖言專不
動念乃妥之為道惟在保全張家亦念朔翁之危難
若如疝蛾赴燭身陷胯窖及正郎又曰權奸以君將
作秋根云云不在易醞釀務地吾君偏听兒女之言
不惜千金之軀此果男子之事乎窃為吾君不取也
云悲氣勃〻猶同知口指迫不得已去俟而拿命已
至空還衣是群兇彈出崔躍失喜時以藉口實欲滋
秋時議雖知猫之睒昧而席未知亡命曲折之如七

也且有祝孽之所自胎者世夫人尹氏有三子桂林
君屈其次奉養偏親拯其誠孝世夫人（世夫人善之亦偏愛兄弟之間頗多忌念旦）
拯重如世子南嬪及成廟之後宮也方其孝恵公
主之始生也南嬪与尹氏奉巢長養結婚於巨城尉
公主以世禮待之一日公主病重南嬪与尹氏晝夜
侍病終至不起南嬪設策曰公主之已物不為不多
而只有一女時在孩褓吾人看守若以許多財物付
諸年少巨城之手則巨城之妾必任意散用不給其
女氏宝貝儀陂若干先四移置于吾家待後女氏之
長成傳給則吾倘養育之情畢矣此豈仍如尹氏領

諾財物所藏積巫之屬移置于南嬪家久之南嬪臨終輸送於尹氏其後尹氏又病重言於侍婢曰公主之財物南嬪輸出南嬪傳相授受以待女氏之成長矣彼女氏尚在幼冲吾病不幸又至此極而處置之路吾不處置而死則必皆見偷与其見偷而空失莫若分給吾息枝巫凡八長子坡林君未子全城副正各給二枝其餘四器別給次子以表誠孝云云言訖而終其侍婢即從其命而分送之其後坡林君全城副正已逝公主女長結婚於尹百源百源乃文定王后之兄子也坡林君夫人許氏全城副正夫人申氏一桂林君

則憤財物之不均一則怨母親之愛增同心潛訴於
文定曰公主已物專歸於挂林君岑云王后輒生為
姪推給之意頗有辭色挂林聞其訴而自念之曰爭
財婦人之常態外給慇殊多廖雖致諸兒之譏言吾
不介意也但此物初自出於南嬪之失計後則謗於
亡親之難處馴致今日之厄人必不知此意以
偷窃令若其外去之處收合速納則二嫂与吾其孰
則相均而亡親之過失始著此豈人子之所可忍為
哉吾素多田宅齎其一半以源源償納莫若身自
當之坐待速推之教矣果有中使来傳 聖母之教俯

伏而對曰母親之事臣宗不知矣然上達之人必知其財物之數許問其數許書下物目則知其多少當陸續輸納矣莊賣田宅不違至教也至母不覺伊人欲掩母之過失天威振動曰渠何以橫言對予教予有箇毒物也渠必以予為不知宝物名目故有此荅也過甚云云以此情外之事輒達至母之怒久矣奸兇素時構捏至母挾憾信哛竟陷不測之禍彼凡夫之妻若知夫崽之至於此極豈忍誑訴乎宗於爭財大夫欵且桂林君本品不過副正而以銓於王子桂城君之後故敝封正二品貞顯王后移御于其桂林君

家而還宮時以賞戡又陞從一品既有高秩之戡又得有識之名身在權門致怒宮禁晚年再娶又生鄭滋百事叢聚竟為亮口所籍郎以福祿及為之崇耶瑞之在逃易爲他計也乃尹任揖陷所指尹任既誅則瑞之必死陛三尺童子亦可知也知其必死而順受正命者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妾識宗親子好亮既以死語誡眾又以誣服定罪瑞之誅戮亦可悲也原憲監司金明漪詣政院密告翊運為宗社大計已定三人之罪但任之所為亮謀者必有其人騰播已久而至今未下處置之事臣未知何

故也桂林君瑞任三寸姪所倚以為亮謀者猶必與知既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誅而朝廷尚未有問也以為罪魁已除此不足究而不論也事已彰晉瑞之恩所以自脫之計也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籍此為不軌者其勢必並若處之既發之後則又更煩聖慮伏願叙清大臣速為善處風憲君吮臣妻切親（明胤娶潯景舟之女舟之外孫吮即景舟之外孫）年尚稚稿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称羙者當国家危疑之時貪功乐祸之輩籍此為（趙紀）難階者亦未保其必也無宜先處晉臣世受国恩日夜為国長慮以閔弁仁時為大
桂林君

自李芑以下与他本不同

憂常有夏周之心為在言地故去八月初往見其家以尹元老独被交構之罪為倘元老時開陳所懷遞城門将閉遽遽未成二三大臣以元老亮謀啓達而未及臣所忘之事群下之疑尚未尽祥晝思夜度不揆戚在外官敢此未啓李芑鄭順用林百岭等相与附會若有宿憾之意而旋崩貪切之心誣陷之術滋敢至重始以任為不自安而灌等為稍存形迹而投窜之又遣元卿妖妄於大内箕敲那说浸潤於内及順用之疏上而任灌仁淑一時誅戮叛逆人之大罪不取服而定罪猶恐人心之不服假弄社之名誣罔

君父之尊同顧盈壇之血上天矯誣之怒祖宗汚辱之憤一鬱於胥之中而明旨之密告迭起以任至親之猶以致人感以公友之以致人疑巧為秩穽終成大獄先王至親橫罹戕殺仁廟外舅僇類無遺端人正士駢首就戮一時士林一洞打尽來至庚午上自公卿下至草野交章爭論乃上告慈殿削奪鄭順用等四亮之官爵洗滌柳灌柳仁淑之追名又於今年夏下教即令還給兩柳之爵而任瑀事体重大予独遑難至于丁丑告于工殿尹任及瑀戟帖還給命削僞勳

進士安世愚詣政院告妻曰任与瑀

因為不軌交通傳簡之婢毛獜今匿于臣母避寓家
若問此人情狀可知世遇又供曰臣与任前妻六寸任
婢毛獜臣母家婢志德之族任被罪後毛獜来臣母
家言仁宗景慶後灌逼書宮奴連伊大內逼書則婢
乃出納且任恐其妾王梅香陰洩其兇謀常閉一室
猜忌輒與寧謫之日坐于彰義門外周命与其子與
義壻德避謀曰王梅香如不辜去吾計必露急遣馬
馱去任平日不得寧去教毛獜俱入舁中
瑞當任之死削髮亡命後以金明潛密告令中外急
捕為兔山縣監李坎男捕告緣戮先是尹元老倡言

尹任抵漢東宮寀欲立瑞聞者笑其言之妄理任之
死以此為名而猫亦竟陷大戮

鳳城君傳

公諱峘字子瞻中宗大王之子聰明仁孝頗類仁宗
乙巳秋兩司以累登奸亮之口請置大罪上不听
又請閉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軍士以救雜人
注来又不听李芑於經筵啓曰仁宗病極尹任三父
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為君勢不可為然後傳位主上
及兩司合啓請遠寧皆不听丙午秋兩司合啓請以
大義又領議政尹仁鏡左议政李芑右議政鄭順
鳳城是

用等啓曰自上教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區區之仁
請念宗社勢以大義不聽慈殿下教大臣曰屹自幼
即同已出宮中長養往日年長今纔十七八何忘前
後事乎豈忍置大罪也云云大臣再啓六曹事緩啓
請勢以大義不從政院六曹合啓亦不聽兩司辭職
而退遂令依寧山君例寘配蔚珍以浮病干平昌同
為配所命給米豆綿布傳旨之辭有曰与其毋洪氏
共亡遂類之故猶遲生俯僵之心其勢推卜諺所于
遂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云云毋洪氏同食矣
丁未九月兩司因鄭彦慤所啓匿名書事啓請斷以

王法快定其罪云副提學鄭彦慤等啓曰人臣為逆賊所屠望而得全其命者古今未之有也社不自知亦不可廢刑況乎公之逆昭著天鑑云云兩司連啓皆不聽丁未秋兩司連啓玉堂創請討以大義皆不聽兩司論啓屹及洪嬪事卿書荅曰鳳城之事不久之意已盡言之懸嬪知自己事父王後宮點送知但於予意未安慈殿常時待後宮情意至篤至孝昔今未過中宗小祥相雖點送上殁之意至為知痛予情亦悲花為未安故決不可從之三司啓屹累登筵(辛巳)義不可貸請亟定罪三啓不允戊申六曹兩司玉堂

请吮罪上答曰恩及以中宗大王未過小祥　仁宗
時未葬引故為之傷慟予亦年少而鳳城亦年少也
兄弟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許磁羅世績等論啓
答曰鳳城自在襁褓予保之養之視同己出何忍罪
之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
天子則放之有諸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
人之於兄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以
此觀之封其所自為之事古之人猶且處之如此況
兄弟之間明知其不可而猶復罪之何忍耶至閏九
月全明泓力賛竟殺過命後官葬以禮兩司爭之再

三不听停启副提學鄭彦慈創論遽收成命庚午三
公啓請伸究屹江原道尉珍窜外頃者亮逆之徒潛
仁宗病革之時欲以風城君屹曰今入侍俾承大統
其敢為擇矣之說以盖不軌其所以籍口之事至為
亮憾及今逆類餘孽猶不悛悔自懷不靖之意遊使
人心携貳國勢孤危皆由屹保全之致国家棫閑莫
大於此其妣嬪洪氏共為亦類之凶闇逆生僧偏之
心其所推卜語涉干逆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
屹依寧山君恰例窜外後論復其職还其籍如

郭珣

郭珣傳

郭珣字伯瑜永川人登戊子科初授成均博士檢校
户曹佐郎丙申真宝縣監典籍刑丞曹正郎持平舒
川郡守司又司成掌令乙巳司諫相丞削奪官爵乙
巳九月十五日在理而終灵柩之南也宋玄裔遣子
應慶致奠禮又為之表具以送李公潤慶浚慶鄭公
源李公若海沈公逢源李公弘幹鄭公磏助以衣服
米布紙席其賻不以名者亦多次于忠原灘曳公為
文以祭而哭之撫資以粮餼人馬及葬成听松作主
席泰重者公收星山朝夕祭粒月致不絕李公弘幹
及秤太常正書乙巳之変弘文館校理被死公言於

僚中曰朝廷以其罪之本寺以先生致賻未敢不可諸僚噤不能应惟朴判書大立以恭奉在坐未懿其言賓或吊賻之禮本寺直長言曰秋及一身防戢杜斷曰首尾相应其他皆不必矣公不為時勢所屈挫皆類此後仁庙殯发都監陞堂上未发赴京回還道卒士林蒼皇拖離之至士君子直節多聞慶縣監趙应世曰何心為此公笑之止安保駙合諸子名字八綿衣帛但曰父死子継死亡分及古今通義容有一寸邪意逸閉口不言曹南冥謂諸生曰郭某不愛官爵好矣乐善使遇可為之時必能為做事其不素

郭珣

餐明矣灘叟公謂權相公曰郭伯瑜其直如矢可謂
知言也嗚呼以強項直躬之資有守義見善之識宜
其不容於叔世而至甚殺身(而)後已焉昊天之不可
諶也甚矣壯猷天未常不之明庙未年大悟今上首
發大霈鴻恩昌也銘曰疇揆(剛)公(自)鉄石腸也欲汚公
清水雪精也人各行其偏學以全之也因循為好何
姑之道也重(屬)祀(祀)矣人嗟也克舜穆(穆)冕咸服也
芳百代其萬載也辞以解之為鹿馬之戒也當臨節
郭公僧曰父死子継兄亡弟立古今通道主上以
嫡継統恩加忍夫執不知之前年十月間節順用為

大司憲有東宮若終無嗣大君當立之言臣以爲至切之論豈復生那豈乃羣擇兵之誠乎尹任年老秩高武班之人本不相識與義亦不一見憲府臣爲臺諫憲臣爲注書只見面而已李煇臣年少不同敢任亦與其年見面交分至淺何敢苟此那說乎自窮川入爲臺諫侍從及秋作拿鞫死於獄中

李霖傳

李霖字仲望咸安人登甲申科乙巳丙申參議當國竊危疑之時以言世后不可臨朝奸臣言於众中霖素與灌北隣締結凡爲兇謀無不參與及嗣服之初

以慈為不可攝政其心之凶逆人所共憤公然發
說殊忘人臣之義巫為安置許磁曰前日會賓厅臣
出休房下李霖曰不知政權何如臣曰豈有他事大
王大妃在何問為李霖曰政權不可放於女主臣曰
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如霖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
性輕哉不知乃爾言霖曰大臣之言亦且不然臣
以此言欲顯効而恐人心驚駭只通改書枚配義州
丙午秋賜死書南冥心經後曰吾友李君仲望仁獰
人也忘為內也冰壺其為外也玉色口未曾有疵瑕
疾盧之言心未曾有昧逆倚之蔺貪於古而況乎

明望之者消忽釋知其為忠信人也詎能一致
窓流自滋养中妙子蓋其天性然也彭稟於天者已
得七八分加之學問之白點之點日不能黑雨不
能浴拄欲自汚為庸人宁可得乎昌以名天下豈矣
才不以餘為長似而矣其在玉堂以心經一篇寄之
与人為善之意庸可量哉人豈無心性言滿天下不
過為猩猩生而死矣張氏遭大喪而不忘哀宁不為一
世痛哭流涕也哉允但遭大喪不忘哀反持服喪者
為異物又從而戮辱之豈書也正似白晝市中平天
搶也允但与人買之人或加諸己上昌以僧誅矣用

是人忍此書視之為殺身之具不啻平天冠也萬古
如長夜人倫為禽獸只宜默默退再一世而已惜乎
仲望有嗣而亦嗣舊行者之像豈以記之於美墻
間余亦喪兒麗澤相益之義豈以遺之於黃卷中豈
書也不過為他日忍少忘壁之具可歎也

閔齊仁傳

閔齊仁字希中呂州人登庚辰科乙巳大司憲錄功
籍忠順堂密旨之初奔走宰相家有同傳今軍卒被
彈於臼仁傑含默隨波至錄功臣官至資憲庚戌孤
臣尹仁鏡等啓以仁榮之言憂惜罪人又以安名世

的書為史記不可誣竟至到削勳既被黃時誣左黨
復世誣脩仁晚年自悔乙巳時所為之事作之云公
悔小人不免公独唱說竟致奪勳

鄭希登傳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甲午科為人高伉峻潔乙巳
為掌令中亭一會金先準閔脩仁持密旨將論三大
臣公与白仁傑力爭私從 行狀公諱希登字元
龍姓鄭氏東萊人也其先莫祖文度之後恭世尚晃
代有以人文章勳烈前史有炯高祖諱鄭礼曹參誣
曾祖諱潔文科通政牧使祖諱有義贈掖垣承旨卽
贈脩仁 鄭希登

才有智之兒也考諱琥少年登科累歷清顯(深)創
己卯之秋托病杜門座席不起十有八年狂心一發
之人亦不知佯病始得新昭之日起行自少人莫不
服其机量之至喧哥自歸幸隱(非隱)娶司徒金仲文女生
公于丙寅生有異質為兒嬉戲允方正不為稍長志
孝不古人真折之士書其言行揭諸左右觀此取法
向方精深踐履篤實文章日高識見精博常以小學
大學為律施措之方每日晨起必正襟端坐誄過一
座倉卒不輟日以為度深有自得之樂恐人有知不
事荼穠務專韜晦惟不好嫉惡少忘假貸以此為臉

人之忌或以不善之事有莫使鄭公知之言幸隱公
以此言深加戒責曰明好惡謹取舍及學者當先之
務下奸巖嫉惡甚殊非韜養之道望汝韜晦不露以
如憚於人也公承教日来專務韜光惟恐不及然
賦性剛明言不直抵論訟堂之元年凜之戊子司馬
甲午登第初授承文權知館院陞正六品即拜
正言公喪室求配金安老有女未婚終絶不答金甚
啣之以此通正言户禮兵刑郎咸鏡都事安老貶寧
之後始清選三司稟缺必先擬公一時清望為縉
紳最公自知陳復昌之奸時具奏拂主一世清論大
鄭希登

許復昌才芸之美拯力薦拔公大言折之曰他日誤
国之奸不可使与時論陳之卿公有源於此而其亦
允公之太不饒舌於玉堂一舍黄汲曰近日李侍郎
不擇人淅不可長同舟之僚先為臺諫者必預論啓
請推吏曹以塞冗雜之路可也不久副提挙具寿翁
為大諫校理朴光祐為献納修撰金礎為持平閲月
逾時未有論劾之挙公方疑訝旋授持平謝恩退極
曰具寿翁大司諫南郊朴光祐持平金礎曾在玉堂
多臣論吏曹不擇臺諫之失專指陳復昌也及為本
戚舍默不言殊乖臺諫之風臣不可与相容引嫌以出

中面震怒令拘大臣臺諫之相攻擊殊失美事我皇
罪鄭以臺攻擊之路可乎大臣面啓曰其毒耕等大
失言官之体鄭某鬮擊不可為罪其時處置兩司皆
遁公独出仕公每撤去陳後昌座席鄭令焚之曰士
君子不可坐奸人之坐席聞者莫不歎服中外喜甚
陳之啣嫉日益甚矣公每廿延李芑為二相公主論
劾遁論啓之夕法見鄭順用於家林石岭先詣其家
方謀乙巳秋始中臺諫呵喝聲失色同指順用使之
入而接對公外室順用問曰自何許來公曰自啓辭
來順用初若不知者然有何啓辭公以論劾李賢成
鄭希登

為荅曷順用作色曰何妻諫主論有此妄乱公曰我
實主張順用怫然不悦曰李不得為賓臣何人得為
詞氣不平百吟入命翻听公言即馳往見李家具告其
由李柩憤娠人皆危公丶未号发動公為殫善忠義
懇切啓沃弘多東宮保赤之心事母至孝以小學大
學為平生律身之方大為廣獎特賜御筆題目或問
大學一件日賜退膳於家使之寿祝公遭遇聖嗣感
戴殫忠時大尹小尹拜勢爭戾大為翔家之憂展搏
成隙為至不救公倡言於朝曰直者易著之不清初
因改子澤交捧兩尹馴成讐隙宗元私淑有関國家

必先劾交乱之罪然後两尹可彭爭公私斜劾可也
一時有識之人皆以公言為正直两尹之罪亦有足
悖私相禁戒曰若使鄭論得行則吾脩将不保朝夕
明矣為時如悖有如此宫時東宫妥嗣大為臣民之
望而尹元老反覆媒孽外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内
以不利大君之言煽惑慈聖(慈)積疑忠及上聖上
亦不知說言之孔惡指大君於膝上曰汝若公主
有何難保之至汝為大君不幸甚矣至或流涕如此
說說積疑猜疑中外皇々罔知所為公大言鎮之曰
東宫至嗣臣民之所望矣但上聖之眷愈加重至
鄭希登

於慈孝亦大倚重積有年紀易樹之說信仍所出設使豈嗣大君豈惡長成可請封世子入侍東宮薰陶則榮孫必若天性與宗社臣民之福未有大於此矣指也一時咸服公識見之明而持論之正也未及請舉中庙賓天仁庙嗣服山陵之役詔使之未多事急遽世子入侍之私未遑請行仁庙日三問安於慈孝一朝慈孝以寡妾撫子難保之說多下未安之教仁庙承教不勝未安朝詹盛陳伏地移時至安慈孝誠意感動旌後慈孝稍和畧降詞色仁庙承未安之教多用心慮漸成不穆殆宗皇與同知所處公以請

封世弟之舉上以漁釋慈孚之疑下以鎮定讒說之
挽宜急〻請行朝誡廢立從公未及啓請仁廟禮陪
明廟入承小尹浔志士秋將朔夕可憂而公独此於
言論風生正直不意人或忌之公落馬重傷呈告在
家尹元凱服公大若忘与同事心刪予取圓抑強從
柔之意載書秘封使崔彦浩柚傳彦浩累叩要見道
彦平通書之意公終絕不見曰彦平通書不過同事情
為直死不可曲生大言給之彦平大憾忘忘相救公
累告不通汾恳出仕之日乃中學一舍大司憲闕首
仁神出內旨将劾去三大臣左右失色莫敢啓口公
鄭希禮撰

正色大言曰大臣去就朝家大事豈可以內旨為也
抗直立異司諫朴光祐亦涎公以出大憲請嗣啓
公立異慈及峻怒命牌諭寧忠順堂會議以定士禍
公中學罷出之夕往見其五寸叔鄭源於家其時權
奸各使子弟竇看常服覘見臺諫之去處鄭順用之
子礥覘公之去就望見公向昭格路即以諸柳灌面
完席設奔告厥父群奸交攢爲恠不饒公凝然不動
自守確如未就罷戰士秋大熾李芑陳汝昌尹元衡
李彦迪病癒擇公隣居至則不至先輩李滉亟曰汝
於某月日昭格洞下來時中路見臺諫為誰滉亟以

掌令鄭其向入眙格洞呵喝逕路為對郎心賊口援
出捧傳有拿鞫公從容就訊不脫真眼播楚狼藉鞫
問叫酷　朴光祐同公栲訊顧謂公曰訊杖視服加大難
堪莫拜哀懇公正色徐言曰生死有定訊杖大小何
必較視椎宻咫尺哀楚之拜不可內聞詞語感激在
庭徒隷莫不垂泣元情入啓刑推啓下每次請啓乃
庭鞫例也訊公加毒連二次栲始乃入啓其酷揰毒
有如是矣受刑之際頂人起動向椎宻必伏地終始
不變人皆歎服李芑及以此憤怒張目嫉視曰不脫
裹眼向椎宻伏地有何減杖之救而淺勞若若此掌
鄭希登

死署奴成番同公被鞫服公高呼曰与鄭某同庭被
鞫狂死為荣李濮亦誣服之後乞改番生梨不許大
言叱之曰平生誤書読學何事誣招出口允但閉門
屠戮至使士類一網打盡皆由汝招之誣也殺梨竪
帖使隷卒献于公曰陷死不憂景仰服欽有此梨枝
之献狂吾下賤之恢心服起敬亦小此矣公受刑三次
流配龍川發行之日老親追及衢上曰汝自廿有正
直之行正直獲罪初心何悔今當永訣予宗忘言毋
子痛泣呼天有證道路吁者莫不流涕公即久乃辛
乙巳九月十三日壬辰也公苑高宏達風流浩蕩砥

枉橫流叟手拔顛外示軒豁內宗剛明論大事決大
疑毘一落一剖釋如神仰慙有不可奪之節故上眷
極隆時望推重遭世不幸脩志殞沒歎松云亡坐見
殄瘁豈允天宇丁未歸書之變追罪籍沒三奸陰中
之人莫不痛惋具壽聞被罪臨死追悔有言曰不忘
陳汝昌之誤國至此將何面目見元歆於地下予嗚
呼群小乘時滔肆射影之毒一時名流罔打不逞孰
允誣枉孰無寃痛公之枉死痛極乎松寃痛若也
公之先見忠憂國之忠匡時之直求古忠良鮮有
其比陳汝昌之奸邪誤國先知拔擊者公之直也

鄭希登

尹元老之伝憲媒孽原意又死者公之忠也成子淳之交乱朝著直折論不者公之正也尹元老之擅弄威福終絶不阿者公之義也倡先疏誅請封世孫豫养東宮為他日社稷之計者乃至国先見之旨也梓宮既尺京禁之拜不忍内出者公之識也以公之忠誠氣節之可尚可仰者在人耳目表表可称固不敢一二而盡忠不易之道見嫉於群小枉死誣冤左右搢紳於諸孝故予以耳目之所及見欽服景仰者記贈其孤之亦受業于韓恫菴士恫之門篤志勵行能紹厥武人孰不以為天之報善人必有其後者也予韓

士洞韓胤明字也

羅湜傳

羅湜字正源豪俠好義以高恭奉羅州人也乙巳之秋辞連李輝杖流興陽安置傳曰丙午十月二十五日帝初除逆賊之時自上以示寬仁大度欲使人心自責今聞兇逆之徒頃与尹任柳灌柳仁淑交通締結陰盛不軌唱為擇賢之說甚兇謀情狀昭著罪惡滔天賊之罪王法所不赦人臣所不共戴天當不分首從以正王法而乃用寬典刑厥元魁同治賛徒使反湜之徒乞保性命人心積憤久而愈激追正王法以

快亟心在所不已浸亮悖之人常依不軌之心嘗中
南朝構成易樹之說乃曰窃負東宮亟屈慶州是既
為二聖之逆臣而及上即位之初与逆臣輝等共唱
擇吳王說亮言逆論又薮逆瑞之招初竄興陽後回
室諫聊啓移配江界罪関乱逆賜死公有詩曰暮滄
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応多此詩乃崔椒亭喻其寺世節詩而誤書于此也

李浣傳

李浣字景浩真宝人性恬退不求榮達性理之學為
世儒宗登甲午科為弘文館典翰乙巳秋作十月李
芑請削戚時權奸用事士林大起誅竄相継人皆重

足以立右相李芑左丞險知士論不与欲盡去異己以箝制众口請閴独啓近日定罪各竄其官但朝士坐罷者有可未去李(蔵)啓李滉権勿李湛丁熿請並罷於是先生与丁公熿等數人同日削職朝野駭惜十二日仁庙擇宮女引山陵先生不得入班次独泣郊外望哭行禮命還戚諫芑姪校理李元禄素重先生諫芑林百玲芑之黨也亦言於芑曰李某謹慎自守人所共知今若罪此人(人)必以為前日被罪者皆誣枉由是芑又詣閴論前啓不當請還給牒故有(時)命終至竄改贈領議政贈諡文純公号退溪有集行

于世先生門人问荅曰周世鵬創白雲洞書院後人
欲配享于院庙先生曰海州文憲亦欲如此物議甚
騰竟未之果侯豈非之定為之亦未晚也且彼之立
庙而以己配享是於其心安乎周焉仪亦於李芑之
門其處身有大狼狽處先生此言寔有收意鄭圃隱
吉冶隱出處有不可言處禑昌既為辛氏是二公緘
何終始委質而不去也是甚可疑先生曰吾東方求
至道學之士而文獻足徵其引造淺深足從考見弗祭
酒鄭圃隱是遠矣至如慶暹一處諸仪近在傳心之
世而亦不可言甚可歎也以可徵者而言之是近代

晦翁之學甚正觀其所著文字皆自肯中流出理明義正渾然天成非苦造之深能如是乎先生曰全宗直元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現其文集可知昔閱秋江冷話載曰東方文獻無徵昔人言行事業淺滅無傳如此文字亦甚不易先生曰昔於中庵謁聖堂見趙元祖步趨冕如儀表可象一見可知其為人也又曰趙元紀趙庶臨皆善人也元祖崇學淵源亦非偶然中庵(鄭夢周)去文廟追崇之歸改題先至先師朝廷亦有(歐陽)修(遵)遂是制者先生曰至人之澤甚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趙)(光)以是易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

豈無議而一朝削去宜乎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誠
寒暄先生之學切(既)豈著述又豈文獻之可徵其造詣
淺深未可知也今川谷書院中豈祀程朱而以寒暄
配享恐享字之義未可輕也文宣廟中只以顏曾思
孟配享而祔在十哲之科者皆(楹)廡內從祀程朱大
賢猶列於兩廡而稱從祀以此觀之配與從字有間
矣寒暄之學祔豈猶於八廟只稱從祀而不稱配享
其可乎此意通于院中可也
錦湖先生贈退溪翁其人美如玉乎生
志慕古豈由挽軒署甑岑三十年讀書志彌篤(壎)昨

停連日早旅一顧辱師之不敢友顧言踽高躅入室
久愈敦相隨日不足憐我且狂疎容我亡羈束貽我
以玉佩披我以心曲聚謾傷中年相看笑曲局请痁
苦纏綿趑踏曰隨俗乎地踹改危亭味覺腊毒忡田
十年志常恐大吠蜀尚生婚嫁畢世事益乞慈君恩
迫黾勉驿騎踏踽鄉閑春意動景物紛盈暘卷却
耕鈞心臨坟或陶鴈有吟哦錦舞收米綠長編雜
細語禮玉鏘相觸有如長春苑偷紅間驪綠又如崑
崗璀璨散朝旭又如昆陽戰星相乱旗轟豗如安
期生絶崴澥乞奚或如巴陵子華堂投詒縛或如馳
李渾

九折王良御駿騄或如埋宝剣奇光茂古獄清如壑
水出怒如琴柱促瘦如絶粮食和如飲醇酵遠如帆
鴈海幽如箭出谷哀如哭月鵠高如冲漢鵠俊如鶻
脱韝浄如鳴泥緑或如吹粉莫又如吞敦粟其至告
大雅昌懃勤吾告亦復忝訓命伊説同啓沃書刘顧
為吏監何顧為爾郊島顧為爾元伯顧為僕汝監休
休百戦意陵休刘曾呂愁老先生徒能感鸛鵠脇ニ
坡濳子櫛筆埜碌ニ白日共知明而我愛尤酷投来
白玉案清風洗炎蒸醒愁見心衆身垢如與浴沒歯
願執鞭永言承勉晶世故日牽瞬相逢難陸續衆恐

踐中羊何由去我指
退溪先生自銘曰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功爵學未猶迫爵辭猶要進行之玷退藏之貞深懃圖見亶畏亟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羇忘仙我懷伊阻我佩誰玩予思故人宿緣我心寧知未世不獲今兮竟中有樂樂中有憂乘化以歸復仍求名副提學齊大升墓識曰先生諱滉字景浩居于礼安系出真宝自少好學不喜爲官行年七十考槃之樂嗚呼先生宜壯高而不以自取學壯力而不以自有倪写
李滉

籲俞咨退溪文陽呼先生而至耶至大之道至正之學至精之辭至高之行既不復得而見之已而已而働矣已而就君德之冕誘掖人材之才黙伯行王之術難進易退之節終不得而吟諸已而已而働矣働矣如守慎者蚤免業君之罔晚箕子翳之知聯被囚掖資農擇之多時階假東湖之受寄顧其義卻自論道講惟之外惟亟圖愛士之誠一敗塗地萬事休矣天實予不祥勉予不止白首相未復瞻德范方且倚以稽疑存可逆而補過何此討之不備遑此訃之相及已而已而働矣已而一働二働三働而止天宗為

之謂之何哉有老在堂永失一臨此懷摩文復一慟
益奠綿漬尚饗歆思
宣宗配享功臣贈領誠政文純公賜祭修撰閔有慶
制不　王若曰喪畢三年方修升祔之禮澤流百世
宜舉徙祀之儀茲遣奉祓之官用致引灵之奠惟卿
精忠宗践妙詣窮探繼述開来可見平生之用力難
進易退每慨古人之處身蔚為一代之仪宗通作四
方之師表早膺中廟之眷逮受孝陵之知況在先朝
益荷昌毅入侍經幄責之重於寅師擢為首輔公誠国
出於爰卜初服登對国是定而君位隆一堅經畧吾
李濂

道明而士習正論道統則允矣海宋朱子論事功則
矣於國朝諸儒四十年章布疏章每請配於文廟五
百歲明良降會先從祀於宗祊待矣何間於存亡揭
虔將見於昭蟄祔式依神於周粟俾得侑坐於魯宮
嗚呼乾坤典刑河岳精爽在後人高山仰止恨不同
時配先王宗廟饗之其克永世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配享宣宗大王廟庭書校理李峻智衣
王若曰道不弘於百世瞽言分世之才喪既畢於三
年肇稱從享之典殺猶不朽遠莫有加嘅領誡政某
至代真役天民先覺西庵洛書之奧妙契玄機周誠

程敬之傳獨高墜緒士林仰如北斗國人信若元龜天未喪文是以篤生吳哲人能弘道自任扶植民彝言動必以其時夷險不易改守當二庙側席之日彩鳳翱仪屬三奸頡柄之辰仁駒未繫偉器人之間出驚讒說之中傷迨夫先朝之有為始見眷遇之被召六事敵策皆伊訓說命之言十圖有弄駿內至外王之學盛春方注於霖雨故異處動於滄洲乎生經濟心法道易匡吾人寃竟法窮理修身齋蓄匡濟之書世豈喬岳之深求推切磨之盛宋合庙庭之外於戲大李凝仗而道失其傳正學孤而人自為說今御注沒

世之久增予方同時之歎英灵有知尚陟降乎左右
元氣彭在豈存亡乎死生能使匡風而益振於後来
勿為大業之未究當日可淀祀先宗大王庶庙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文純公家庙致祭　文庙配
享
王若曰嗚呼我東社僻小文不堕地道有託學自
殷文師之後紹「匡」羅時之芸文麗季之佽風彬
彬可觀而至於嫡統之傳則文忠以後継之者在我
惟御憲元純粹襟量冲淳自其髫齔之年已有任道
之志沉潜紫陽之書平生得力實在於此從祀誠明

絶其外不根基既立操履益篤洞朗明妙芳越光輝
遠寇洙泗之緒近接洛閩之派而蔚然為世之真儒
士林始有依歸而翔野倚之為喬岳矣昔在先后之
初年亟召令而来京誰愈三接愚之誠正之說挽回
一世存殁清明之理十圀之親開茂前聖之妙奥六
條之疏昭揭經邦之至要其彰文之宗匠宰圀命
之蓍龜律予小子纂承大業宜有啓強之恒思卿之
道德而凡未已迪然矣慨其不以与同時徒切寤寐
之想嗚呼卿之可不作矣念先后之際會已配卿於
太廟之享矣日者臺臣砂短章布告疏沒有榮表
李滉

章之請可見人心秉彝好德所同而道風餘烈感人心月愈久愈甚孔卿之保造精詣卓然為東方百世步者其能如此予昔宋理宗尚性理之學典恢景代之矣若周若程若張若朱悉崇尚之并祀於文廟之庭於是士論始一道統益闡南渡後其盛事也卿之於詩之蘊窠本於周程張朱而予崇尚之私恐後理於宗予窠懼曾茲者吉翻為孔泛舟於洋宮并與金鄭趙李而矣而同升之新其世之耳目表吾道之正脉者其孰大於此乃書孔宮致榮於卿之家廟并論厥由卿其顧勉於戲有其德者有其享家國

之報典當赴明期道而倡未學萬代之瞻仰殫彰故
茲教示想宜知悉　明宗挽詞曰國運昔重否明王
繼閒邊庚占迎代邸未命付周家幷乙承基重等乙
訪落多賈聰天改艇克綏日云加機務俞迺明習纲條
亦總摩毋臨休護攝權摯去乙巢王業恩難大躬
行戒侈夸捨田扉報示拜色絕沃哇切乙典文教奉
奉致理和士凡先已貴民隱刻身痢峻溥如山德
汪恩若朝海波頒年更至化告翳滌前假白日明
瑤執青雲動草窩向朝矣

李滉

淸之邈号績甚之譔簡如臣賤吾豈敢辱命素負乘
肆許免官使臬超衛何意天休祐成是懊喟与
理梧野條赴玄鼎湖賒不豫神馭之能去大業踰嗣
君登大五前烈接光華百志追先摩日効慙涔珠
臣性無似宿疾遷增如手力渭乖服牙神悲會
是麾命宣失享言禄之仍奮古義備過去今情有
峻詞義情社並虧令古奈殊何泣之喬山望涯之商穴
遮更無他保也永負北生淮郁把糜牙顧裁成相澤
歌霖雨西望眼老淚只頒河。丁卯八月十一日政院
啓曰李湜無罪之時率共前下卿大行大王挽章
李湜

製返故八內矣 傳曰此人特最之人製返挽章用之宜當

鄭源傳

鄭源字仲遠東萊人也登己卯科翰林被斥為外官或罷或叙己卯冬遞入內翰庚辰春金冲庵詔獄已兪拿推案詳録於史草啟罷癸未後為翰林言官彈駁曹不拜授史官遂越署為敬官至外官丁酉始顯清要乙巳以承旨被罪之辭曰與柳灌等同在一里朝夕相從陰謀秘計無不共议方 仁宗大漸之時以承旨在政院公然唱說於同僚 主上病革人心

禹坐當在子誰陽試他人之意罪閔乱逆兇悚之狀
人所共憤可不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而只竄于外
其為先刑莫甚於此又曰乙巳扶作狗以承旨錄功
籍因李芑所啓削奪官職後以與閔通謀流昌城
丁未為鄭彦慤所構令賜死籍沒 今上庚午三公
啓請追給戚牒家産追復二品官

朴光祐傳

朴光祐字國耳密陽人也已卯生員扶作日入刑被
傷裂衣帽裹頭出於江政府外廊都中坊里伺望之
欲上劄仲寃求其文者簒之於前李參判灌金參
鄭澔 朴光祐

和曹皆年少書使勿公把筆怡徐公左聊右言文詞
湧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道詞意忌功後
公自少明經多能文章登乙酉甲科仁廟朝自江陵
府使入為司諫乙巳秋作以司諫中掌一會不從其
意罷後直向柳灌李若海郭珣同坐讀活常之往見
虎謀秘計剛庭推鞫分配鳳山洞仙驛未及配所因
杖毒敦家門外物

盧守慎傳

盧守慎字寡悔号穌齋先山人也篤志孝問以小
孝律身登癸卯科壯元為吏曹佐郎乙巳秋作

臺諫論啓削奪官爵丁未追論以為守慎丁憂杜
扶虛言鼓煽浮薄寧逐煩天杉玲島公有詩曰天
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下數間庵有難救罪醫病
為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五百幸生年乙亥丙辰
悲汝盧守慎如無死報淨君恩忘事捷于仲七月
三公啓曰無辜被罪者而察伸冤政府東西壁天
同议以啓 傳曰如啓乙巳以後被罪人及令盧守
慎段孚問精指可伤徑追勿拘必能有補聖孚
放送戴牒敘用並下礼拜典籍入玉堂有詩曰二世
寮間世乃南还一時如何礼齋乐夏作洹桑孤天
盧守慎

上騎箕尾人間死別難傷心玉堂月只照舊梁新官
至領誠政平　前言往行錄曰盧守慎佐郡家姪吾
友也昏問余子見李同人子余歷私當世之士學者
以對皆曰不然余曰子易見何人曰李後古在戎此
同答在癸卯甲辰年易追思之寥寥已於其時見得
李同大段而余則但知李同字而不知李同事也寥
悔時年僅三十可謂見得早也　傳曰欲與太平之
治必聚集人材與天士共治焉耳　中庸曰年人材
生出而不幸有士林之禍死於非罪其存不多二十
餘年寧論之中猶廢李同窮塞禍患不為要無

者有之其人或年踰七十指白仁傑或有六十指金
鶚祥或近六十指盧守慎柳希春頃者尊先王遺意
伸雪收用又通仕路古矣者則或擢授大官今此并
老人參問而與氣節俱合掌獎循次用之恐或未
及用之亦非待矣之道如此表之人不次擢用事下
吏曹乃指四人云先王在謫所晉注風雨夜霖戚
追深奧書云風雨夜霖感舊日亦每眠眷而猶未
知作理之意王程之日若此其至也得見注解分章
折句正義崇宗論恢將肯綮之處而独到昭曠
之原不勝服膺穿於其間訓詁語段處不無有
盧守愼

經律為撥出而標在前經以取正焉豐府院
君左汉政柳成龍記曰萬曆庚辰四月仪宾日
前汉政府領汉政暗室盧先生卒于漢城東門之第
舍子姪以其喪歸卜得是年七月丙午葬于尚州少
谷遠川西坐未向之原先祔之側治命也先生年
二十九登第阮以流珠島十九年而还晚被知遇在
相位前後十四年病居西樞者又一年坐收遠去位
逾卒先生旨自為銘及後得之中衍中始終備矣
不敢更贅以他辭謹刻詩全標之陰而畧敘其事
于左

乙酉六月二十二日朝講領議政盧守愼啓曰近臣未
知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爲過重迭天無終日之雷
今過三年矣自上斟酌曰如恐有後悔上謂大司憲
具鳳齡曰得果臣忤予之直言之矣曰得雖不至臣
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听人言卒心則雖不雖
誤國使之爲國則終必誤之矣文章則有之領相
曰好人倭已於至文章亦不致力但筆策以常讀
浩汗出之矣暗室先生自銘先生海渾之盧文守愼
其名寡悔其字有号稷村乃居宇奎奐呂遂出五
竜曾祖諱敬長參奉卿王考諱翊宇贊成而
盧守愼

稱焉肅鴻別提相外祖自平李愚長正治乙亥後孟
夏之望未時發膚下青馬日中兩舍井黑兒月隔
窺科登即冬修撰司書拔入騎省更直庐仁宗在位
半載强久為正言天曹即回山未就授奉黑昇平沃州
因拙即回且羈始安守三召侍後官特進直学及參
贊暫主蒲垣後主館次年祈泰得西原改名方伯旬
哭表白羊建宗禪餘疾殺旬迭冒浣府首毋盛玉堂
毋忝銓尋忝降旨掌銓众推徘陳遠接使慈脩猶
將館伴倫流火方陽秉文柄水鷄始鳴汉国政少樞
还右董虎迓金蛇谷商秋重延謬宠殊馳僧踰多知

止致仕惧惘加病乞骸骨非一二宣之喉舌捻三四
憂虞惶惘辞七世忍為生行死返訃扶曳徒達槥茫
忙作噩涉窮為用頃小事糊塗或後累大意分明信
無悔某年某月某日瘞欽手是帰全乐哉先立西
禁俑題尺白曰暗室尚使畏歆幾斧芟庶陵危阶女
為婦陽城寡弟子為後有孫醇恪克扶持发柔礼
詩以付之百代祀堂不絶盧而今而後吾兒夫

柳希春傳

柳希春字仁仲善山府人也元李文化人也柳南
蔵積郡余叹賛成事之後也善州食邑遂為州
柳希春

大公博孝弼石趣向亦正登戊戌科乙巳秋作為正
言仁庙疾革已不可為矣七月仁庙昇遐明庙
循遺命入承大統先生捲、於致君訳諸同僚草慰
勅十策献于大殿及慈殿八月移司諫院正言先是
刑曹判書尹任仁庙舅也與尹元老元衡兄弟構陥
始與金安老謀害元老等安老旋敗元老改用切齒
於任靳欲報之元老陳言任陰謀正則多蓄刺客将
不利於大君以動揺之意、大倶由是大小尹之沉
盛行一日具大司諫壽聃敷言於経席中庙震
怒欲以罪之朝廷盧任偏中其狀固爭不可事遂

中止而士林惑於輔護東宮之言頻以任為嫌有
李輝者至宣言當還授任政府訛者知朕之未
戒矣及 仁廟賓天任弊漸失小丑始欲釋憾
以逞頓一時矣人君子無可治已為屢引貪功
喜亂及不得志者之徒晝夜聚謀未得其便以
大司憲闵弁仁恒惑易動 大司諫金先準陰賊
善害物陷之孚利元奐又遣其妾入內庭林 文定
請下容旨以誘賛人結約先定是月二十日弁仁先
準倡會于中李柳正言希春參與執義希奎
朴司諫光祐鄭掌令希登李掌令彦恍金持
柳希春

平時閔持平起文白敵納仁傑金正言鳌祥皆未
有仁先進曰今之三大臣為慈殿所疑有盛言降于
宰相其之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　閔惧若不
先發其端泛揑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貽社国家罹
知彼之晚昧挟以時勢不容悠忽而已也座中皆詹
然曰此乃奸人搆衅之事而我為其所使弹劾以開
端正落其術中決不可忍為也金公諭曰此非特為
尹任發也忠兵衛肉其基於此矣已叩之褶言之酸
鼻而謂余之君子又踵衆貞所為学宋公希奎曰我
則碓寸咂吾骨而碎之有不足也先生言之尤慟切朴

公充祐鄭公希甯白公仁傑金公鶚祥拜色俱房金公
儲則攘袂或起或坐怒氣怫鬱李公亮恍罔公起
文惟仰天太息齊仁不懟乞休日意不怡而散邪黨
震駭惧事不脩暁知中樞府事鄭頖朋兵曹判書李
荇戶曹判書林百岭工曹判書許磁夜會于光化門外
詰朝詣政院 上疾告 于殿啟忠順堂引宰相訳
任及柳淮柳仁淑三人罪命 牽任罷仁淑遞淮先
生與執義以下同舞引嫌啓曰臣等以為三人雖有
可論之事當此王少国起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
論啓大臣甚非其時遠竄奸計而憎士林訳不能一
柳希春

而罷不能即達於天听請賜斥免不久翌日再辭不
久宋公希奎大言曰元樂立殊寔吉傳播外朝惑乱
人听當首劾此奸明示天討而今日已迫曛合門將
閉矣出納啓辭似非其時姑俟明日就職後為之未
晚也先生與諸人良以為然遂皆退而白公仁傑進
之独留抗啓又宣天怒下仁傑獄舍盡罷希奎等
職先生與為不旬日三人戮而大祘作矣二年九月
殿提李鄭亮慫罷告良才驛褫書曰大加罪乙巳
諸人編管先生濟州衫林百岭於崔夫人為再從弟
而與先生又同縣閉先生被言職喜甚先一會數日

百岭以簡招先生坐中堂屏人語以密旨曰中宗晉矣易世子二柳等僉沮止之到今多有不安之跡當私正其罪且言工意叩功若此順之則芳華逆之則蕤粉君独不為老親計乎先閉此言一勃然變色不受一辞而起百岭氣索先生至門內再三屬耳戒毋泄其言先生亦不應百岭心猶盡陸罷會之久遣其弟九岭刺問始末先生方對丁舍人燻共論時事接九岭殊草又不語其事曲折九岭怒拂衣去百岭抵其家則杜門不見矣百岭大恨之先生寫舍與金光準之座相比光準密語先生曰宮中鴆粉於柳希春

三人久矣為臺諫者不可不奉承其意先生盛氣責之曰仁廟在殯肉未及寒今君起大獄戕殺勳旧則非惟大傷国体其於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光準猥曰此乃慈殿所為與主上不相関於君德何累之有及宋公希奎南帰光準具餞之并邀先生謂先生曰最者君雖痛恨而何所補哉使從吾言必不知至今日之甚矣(孟)如此先生以孤身官京直道而行不随人俯仰士林之始百玲以鄉曲居要地力与汲引以為助使先生一言資之則立取隆顕而先生惟知徇身為国不以死生宗廟憂其所守其與百玲之進語也

不少降以自貶危言正色直蔑其抨俯而剖擊之先
生之受忮固其所也是汝群臧合勢必欲瓜先生死
地以洊州去家邸不遠杉配鍾城三月二至誦所先
生處困逾志安之若冏方且覃思著述口誦手抨夜
以繼日完中之氣冲如也大鎮过韓碧俗尚子焉少
通字者先生至閔先生風猷學者從先生因相村誘
掖教誨諄悉遠通爭趍戶屨恒倚至季年文學彬彬
乃焉乙丑歲明廟二十年也在位矢聖治日新因公
論放黜世元與精書乙巳被罪人命移恩津縣
丁卯三公啓先生季問該博可倚俾追勳謀及能
柳希春

有補聖孝終至資憲大夫殿提孝贈左贊成

金鶚祥傳

金鶚祥字季應清道人登丁酉科乙巳秋作以正言當中孝一會大憲因有仁大諫金光準密旨贊制同僚將論三大臣置之大逆公私不知一會之意及閉此言抗論不從與同列並罷謫南海丁卯移配丹陽公孝行純篤可倣侵逸勸講必能有補聖孝一會日執扇宋公希奎曰我則推寸喫音骨而碎之有不泛也柳公希春尤勵切朴公光祐鄭公希登白公仁係金公鶚祥拜邑俱屬金碩擾袂或起或坐

怒氣忉忉李公亮恍悶公起文惟仰天長太息脊仁
懇允終日不終其意邪黨震駭丁未為鄭亮慤所
告安盛南海出柳希春行狀戊申黃憲等欲逮
錄功券群小造為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此其臨事之勇見事之
明非先生之力有能及於此乎

韓澍傳

韓澍字時中清州人辛卯司馬登癸巳科出入大諫
丙午大諫謂以尹任同里之人長於言之地群勞相
倚削奪官職丁未摩配利城縣安盡庚午三公啓
金鶴祥 韓澍傳

曰長湍移配人韓澍戚牒斜用為下正言學問高明有才學良善之人可侍筵侍之任後官至司寧監正再得舍人

李震傳

李震字伯胤咸安人也霖之兄也登丁酉科出入筵侍乙巳秋作筵諫啓謂以輕淺之資使士林不靖請罪丁未論恭安郡庚午三公啓請伸冤中道付處人傳曰放送戚牒还给公有良善之才可侍筵侍之任官至僉知中樞

權撥傳

權攄字仲虛安東人也丙辰生負丁卯登科礼曹參議
罷癸巳被召補忠陽府使朴永文辛允武之被罪乃
政府奴鄭莫介之上變告也永文駁通工判常勝忿
恨抵允武必擊事勢而折之莫介性本校猾出入朴
辛家甚慣消所構告兩人言語他無證佐只以告者
之辭覈問獄成論以大逆告者例賞被罪人家財田
宅奴婢特加堂上戚又賜銀帶仪章鞍馬朝論恥與
同列上方擬忠義內賜無等莫敢發言公以持平言
於其中曰莫介聞朴辛之謀累月不告不伏其辜幸
矣僧賞口舌之功叨列搢紳之班末流之弊有不可
李震 權攄

勝言者極請奪職同僚皆有然當即奪公因觀下卿及其遷未則事寢不啓矣公彈諸僚已定而遽停之失極論蠹愚賤流讒側朝端臣恐謀利之徒爭慕榮貴僥倖浮切則無窮之弊從此始矣上即令還奪朝野快之已卯二月拜禮曹判書見時事多故為諸公力言之不能從六月乞為三陟府使庚辰正月追論承旨之事奪告身便放安東田里癸巳百拜外官累遷為忠卿乙巳仁廟上賓明廟即位公秩例以陪相祿切籍以申救西柳削切罷職文定王后垂簾同听政公資成入侍忠順臺力救左议政柳灌吏曹

判書柳仁淑刑曹判書尹任等罪狀翌日代李芑兵曹判書又上劄極論二柳無罪且請尹任罪目削去謀危宗社四字鄭順朋邀出上疏極言三人之罪後於忠順堂引對公謝罪經退既殺灌仁淑任等入侍諸宰皆策勳而公斥罷還鄉其後追論削奪官爵丁未九月鄭彦慤告良才驛壁上無名謗書因加罪乙巳人初令公求礼付處移慈山縣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卿黨未決者曰天恩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泣公笑曰吾以子為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狀祠天也其如天何嘗書于子柬輔曰權攖

昔危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吾負恩至此死即薄奚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安東星馳而来一行驚倒号哭公正色叱止之則又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何李貳相彦迪配江界公戒曰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何罪人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謫所戊申初李芑欲殺撥及彦迪啓於經筵甚力　尹大妃王拒不從曰兩善浮免殺死於岩殺之朝有天也公為兵曹判書于時敵納白仁傑擊慶諫不能論執密旨肴下白仁傑于禁獄鞫治加任窩絕島二柳付處公後独詣闕書啓曰自先朝未上天累降大災近又大風淫

雨連日蒙昧恐臣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
王上幼即位未幾逢寧大臣大皆莫側其端又因諫
友誰敢冒死而進言予臣庶不能窺知死敢啓尹任
雖被重罪固不足措臣窃以 王大妃於嗣王 有
母之道若因此憂傷弗豫豈不為大累哉臣言自古
有之后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權本有腹病於朝
堂每倚屏壁而坐既無子息不敢辭退為国而然也
柳仁淑浮上氣證今已有年此等老病仅生位極人
臣豈有他心 遠行浮病而死人皆曰国家殺之
也伏願 上平心察之昱年謫中病卒出葵安東旧壠
權撥

宣宗元年丁卯十月三公啓曰權攄德行純粹忠誠俱至令後戚秩十二月慶尚道監司狀啓權某忠蒙風節如此請與李彥迪俱賜追贈上嘉嘆下政府大臣議謂二人學行粹然可稱允合追奬使士氣益托仗道增重特賜贈左議政　太常議曰稟粹醇美德備剛柔風神秀朗儀度峻凝甫免黃門已成倉蔚學務為已造次不廢而充养有本誠添格君風夜匪懈而轉導盡責和顏接物休休然有容正色立朝凜凜乎難犯閑消脈弘偉人咒後學歛衽之操已卯夏作謫劒見称於有識乙巳秋憿申救屢及於無罪貞

心非秋祠可移素節無幾除或貳觸忌偉而直斥班列縮頸際危疑而正論權奸汗背鳴吟事君之忠行已之正求之古人亦豈易淳国運不幸邪黨曹揩徒抱葵忌竟殺狼荒豈非天歟良可痛也按溢法事君盡節曰忠直道不撓曰貞賜溢曰忠貞公順堂李彦迪一時疏啓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措形罪過中人心不服當初此政不可以威刑鎮人心亦不可苟存疑慮上下大玉大妃曰若有無形迹何疑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忽不淂知東宮失火之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中面莫知其所指及具對聆言大小尹權攬

除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嗚呼我康
国右被仁善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代之末以及本
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無以此名皎之者
然考之當時則幸未盡誠明之宗称之後世則又冈
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茂二
也若吾先生無授教之處而自得於斯學闇然日章
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東之東方始
鮮有其倫矣 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慈殿善導
寿聖 二博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游處以進聖學
三殿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表礼不可不盡

誠孝四請四宮禁防戚里五慎擇官人六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取出納惟允内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体請勿用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今上嗣緒国人方以望於大行大王者望於殿下其幾甚重願兩宮兩神焉大意皆先注筆定也已而將治尹任等罪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見宰臣時天威震莅人莫小拂先生進曰人臣之蒙當專於昕事當彼時專心於大行大王者豈但你罪且氣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狄者聞者縮

李廣迪

顧而先生無惧色尹仁鏡啓曰當初議垂簾時李某
問臣何殿當听政予臣荅以慈殿當聽政殿嗤先生
位稍远但聞其舉已名心疑之出取注書日記檢得
其誣啓之宗伏又不欲尹重得罪入書啓云人仁鏡
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上下其章竟斥
仁鏡失色無對但囑左相洪彦弼啓曰忠順堂扶陲
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
復下明焉
時朝廷憂東宮視危正言蔡無擇倡言浮起金安老
為之羽翼蓋安老子儅尚公主而無擇其妻黨也大

司憲沈彦光等隨拜和附孔朝靡然先生独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稱正言而外議旋此言先生立昌左迁而司又彦光問曰司又何以知其為小人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也此人得此志必誤国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柄萬欽而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被若入秉必秉国鈞專標用事汪敢遏之且東宮一国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彦光怩而去遂刻罷故田里後慶人有以賄求官於安老人人謂曰慎勿令李某知之是時朝論洶人謾瀾遂及先生丁卯秋九月李芑啓曰李彦迪

迪惑於邪論詆附世子背版　中面書上十條繫人
主手與足柳仁淑交結多有陰救逆賊之言臣雖以
賤吏女婚不得爲顯戚李基爲大憲時始解之於臣
有恩今臣爲國不計私敢忘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
昌於繼而乃削黜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國
而變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
安置大以先生委質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星而言
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恩惻終始致一無毫髮于
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爲初先生在慶尚日都事李
天路以持平承召赴闕請於先生曰聞今當則相物

論皆敗於李笆曰如先生曰其人陰険不以可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两司刻罷之李聞其故深啣之至是李以元勲當国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矛盾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入啓曰凡罪人當取眼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経殞者多恐有横寃無望用較正杖浮情然後定罪豈曰笆入見啓箚忽然曰渠恐杖落渠勝眠加以仁鏡用前嚢雰反有嫌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已之言屢欲納交先生拒不従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矣矧乎一時奸険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弼食已利者李彦迪

相孤也化先生訪穿岩彼而訪畏彼嗟今日之得志
寔先生平昔為君上深憂而力防若則先生以忠獲
死何足怪哉而於先生又何恨焉少論命拳家異法
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八嘱之曰好侍奉大夫人曰
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至誦訖之明年改甲
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
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踊毁戚以
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訪扶護而然者歟某處困患
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朝夕惕
其心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吾未

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身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僅不意馳疾而入一府驚怖以為不善之意不為動心衣冠坐以看書其一節喪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寒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本國自箕子來封九疇設教八條為治仁善之化自應神明之士淳心學明疇彝倫也有名世者四郡二府之餘三國分爭干戈靡燭文籍湮逸不惟傳道無人前人名世者姓名亦不可得聞矣新羅統三為一高麗五百餘年有世道向隆文風漸開士多游於中原徑籍魯行孔華要弟易託為治詩書之深礼樂之風李齊賢

漸汶箕疇之旧俗故称為文　之邦君子之國有由然矣二代之仪其敬重終在於言語文章之間逮乎麗季程朱之書稍入東来故如禹悼鄭　周之徒得以恭究旨以之設至于国朝太宗文皇帝得頒賜甲書五仕大全等書　退徙先生門人問荅先生曰吾東方不無道學之士而文欲無徵其所造淺深無從考見禹恭酒鄭圃隱則遠矣至如寒暄一臺諸儒近者傳聞之世而亦不可尋甚可嘆也以可徵者而言之則近代晦齋之學甚正觀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義正渾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乙

巳八月二十八日戊午慈殿及上御忠順堂洪彦弼
尹仁鏡兵曹判書權撙左贊成李克墩右參贊申光
漢大憲許磎吏判林百齡判尹思翼禮判尹溉戶判
閔霽仁大諫羅世績都承旨宋棋奇假注書柳景深
記事官安名世入慈殿以尹任通書 王大妃曰教
辭語頗峻禍將不測李彦迪曰宗社大斬之時 王大
妃資助遺教上之於 王大妃有子道如有未安之事
則上累聖德辭旨忘惻終之策亦巳六月二十二日
甲申仁宗大王下教大臣曰予以薄劣纘承帝命
嗣守先業惧不克荷乃今遘疾日漸亂憊殆不能起
李彦迪

念予三十迄無嗣子恐墜皇上付畀之重祖先傳繼之緒先父王嫡子惟我與慶原大君諱二人而已雖年幼聰膚風成可時後事氣悄蘸索紙筆會書則手顫不能成字嘆曰我平生所恢欲使群臣知之非文字何以盡傳今乃如是痛如之何仍教曰父王薨逝未久又至此未克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於父母塋域之側以遂予志絲紵大喪民力已竭予喪事務從朴素以除民弊臨薨猶諄之說民事不已公丙午秋削功罷職上之初立疫迫稱其兵明鄭順困上疏及之故得保一年在家竟不免焉自是士林見

時望者殆無遺者丁未九月流江界之時愛君憂国之誠在謫中益切至依進修八規欲上而知其無益不果上進後病卒庚午三公啓曰請彦迪平安道江界安置翌年有病身歿公聞訃嘆到為一時理學之依宗方在謫中猶不忘朝廷至依進修八規箴身歿之後使其子上進忠誠藹然戊戌府尹赴任政治嚴明民不見吏奸猾屏息詞訟自止經一年承召還朝備忘無路立碑追慕十八年己亥府境大治民立石頌德先生雖馬養之外憂国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同之異亦言乃上疏凡綱一十目綱曰人主心術

李彦迪

一曰嚴家政二曰養國本三曰正朝廷四曰慎用舍
五曰順天道六曰正人心七曰廣言路八曰戒侈欲
九曰修軍政十曰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指時務
洛沃謀須極其忠讜中宗深加獎嘆曰古之真德秀
無以過也即命改東宮兼外朝仍賜表裡特陞嘉善
下書褒詢今觀卿疏一綱十目至切且讜皆是置諸
左右若閑披覽必有所益卿身雖在外其愛憂國之
誠於此可見特加一資用示予嘉獎之意卿其知悉
先生謂如義採言則幸矣至有僭竄非所敢當上箋
恳辭恳命上答曰今見卿辭謝箋文辭恳至但朕言

之教上疏陳弊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然今此廢典
独為卿昌矣示求言之旨而廣進言路耳卿其勿辭
歲中府境太后其民立碑以頌德曰文允公風来凌
隨儼然端坐人望畏之對人易温未曾雜談左右商
量必須當理後乃署押蔑奸偽如見獨旺嚴其刑憲
故下吏持公事進前者汗出沾背無幸出求容諂笑
滿面如犯重罪至於侵民文字不敢面出有鄉吏為
修理之任欲出材木牌字而私其見惡不敢入告自
取其家板木以為公門日與其淫罪於神明不如自
痛之為得下吏畏戢如此民不見吏獄境晏如前此
李彦迪

府内私皮匠私木手私鉄匠輸沒於官中有同官物而晦齋時一不使喚者以其無事也常以橘物難繼日用之紙造以青苔妾有養蚕者怒而叱之曰汝在衙中何處取桑而養之乎即令棄撤矣於牆外一日有烏啗蘭子落於上衙大夫人曰吾不知時節変易今見蘭子始知蚕事已畢矣判官聞之未知其意買得蘭子入之大夫人曰吾子之意吾知之矣不可要也即還官廳毋子之心皆可見矣有一小硯造匣用之還時以其匣出給下吏以紙裹硯而去清苔如此餘事寧論奸猾屏息訟庭苔磐勸課佼生出松

至誠逐月誠
朝望考講賞賜有差邑人立碑建祠
又建祠宇其清風高義有以深秋乎人心有自不能
已矣先生因九言之教乃上疏數千言必有忠義
大節政院啓曰金宏弼鄭汝昌被罪於荒山昏
乱之朝當時被罪者無非矣士而兩人者独為東方
道學之宗此則更無可言矣趙先祖篤學窮行道明
德之中南方賢俊以為唐虞之治而不意為南
袁況貞所構陷竟罹至今兒童走卒皆知其
冤抑無不歎服其矣李彦迪表學聖矣專力持
敬動業古人造詣深奥趙先祖後一人而已乙
李彦迪

已之私初不被罪而權奸疾其異己捃陷窜黜終
不免於罪而士類服其高令景仰至今茲四臣心
迹無毫髮可疑故即位以来諸臣出入経幄如
為聖明反覆陳建如有可疑則豈敢如是仍加
褒奬伸雪五臣追能奉安後告文備禮從祀
于聖之廡千秋萬世佑我文教先生為人安重
端詳雅有高趣又於奉先雖仅篤於事親友
於待弟處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卿憲又曰
鄭彦慤上疏驛壁書芒等因以銅打一峙立人
如朱撦奇李若冰盧守愚丁煥柳希春金

鸞祥權拜等三十餘人皆及於難先生亦不免
拘於小人亦為俱陷文廟配享賜祭祭文權
恭一製王若曰夫矣之生不深蔚為師仪之宗
公論之定有時盖舉崇報之典庸不異數哉
告端由倥卿間世挺生元精毓秀天資暗合
于道勇往不待師承聖人可學而能力踐必由
序進觀其終始独得之好最在明誠兩進之功維
洛考亭之道傳置中仁明庙之盛際庶幾
乎孔朱朝致萬歲太平克舜我君民恥見一
天不蔑何面設施而未幾遽見棄構之憾
李彦迪

罹履陝危殆身雖在於顛沛動心忍性切
不輟於斯汝惟進修八親之書及惟行九德之蒙反
覆數千百語悉出愛君憂国之誠首尾二十餘篇皆
為妖道精蒙之設至如雜仅補遺諸說無非牖世立
教之漠淪德則無愧於古人語事功則可貿於往
聖正有先朝之嘉奬於文面之縛仅汉郎庙
而未皇蓋以擧指為重勤章布之屢請愈見
洵謀僉同肆予於許襲崇使人有所矜式良辰
吉日命收司擧仅於國庠潔牲薰炉遣礼官
致告于家庙拔植道荒駁辱仅風於戎自

東自西自北自南四方無思不服有德有言有功有烈千載得此斯文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五矣臣從祀後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軍民閑良人等大提學李 主龜齡製 王若曰天之生大矣也不偶實係肖長之機德必得常祀而無愆宜崇報之典茲用播告俾有依攸稽我東國之偏荒罕傳正學之宗而箕疇布教社識禮義之方雖代茫英未免詞藻之陋迄喜麗季千載僅得圃隱一人洪惟祖宗熙洽之辰久屬文明振作之運有若金鄭趙李五臣者比其得溯洛閩誦子之傳格致誠正之功其揆一

李彦迪

也諡陷娟嫉之輩誰使參之窮通有時縱貢一時屈
是非自定何待百年而知其也曾逢兩朝其志則抗
囲三代立言垂訓宗景海東之考亭格物新規不愧
河南之程氏肆慈隆賚謚之贈顧未遑弭豆之仪在
正德紀元始有仗臣之陳請自先王初服屢見多士
之抗章惟其舉措之難輕豈是崇尚之不止述予纘
緒忧矛同時尚有典刑奈九原之難作其從與享庶
百世以為师爰荅四十載顒望之情撰啓千萬世太
平之業蓋有待而然也庸非天而誰於茲在本年九
月初四日以　贈仪因有頌仪因文敬公金宏卿

贈汉政府右汉政文斯公　贈汉政府頌仗政文正
公趙先祖　贈汉政府頌仗政文元公鄭安昌　贈
汉政府頌仗政文忠公李滉等五吳李彦迪　從
祀于文廟之東西廡放戴聲動觀瞻作新氣象是
邦大夫吳者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子奚忝承存發
或之地故敢教亦想宜知悉
西山崇道祠記錄曰公諱彦迪字復古慶州人自少
志冬至以聖吳為期潛心独得不待師友其修己篤
独之功可見於元朝五箴爰君憂国之誠可見於十
目八規之箴先見之明可見於論李芑全安老之為
李彦迪

人陷大節不可奪之志可見於忠順堂列見之日無
極太極之論下大學章句之補遺中庸九經之衍義
皆極其性理之精微而折前人未及之旨蔓可謂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青蝇點白
玉璧何傷公論昭揭道称攸依說已配享宗廟又將
入於文廟則其寄鶏一方留爰桐鄉者特一端之緒
餘而追慕之尒至於立廟亦可見昕過者賜祭文
化矣嗚呼天不可恃矣邪相勝理不可誣是非乃
定緬惟緑忠乎切追隠學為希顔志則惟尹旱挺
東南歷敭臺閣中罹摧抑絶晦者益篤中廟宣召

契合昭融便养在外疏奏九重一纲十目大人之谟
優荷聖奖許以真仪追到置 孝陵處之貳公如角
有小遷遭鞫或逮先王礼砥柱危疑係上意那敢
正中時宜許国忠赤炳如星日愠于群小誣入罪
籍遠拘西裔極其困辱人所難堪素患不移国
是久迷賜环少慰翁志疲也世以共佛日月逾邁
重泉猶蓄天道喜还權奸一扫積歲冤屠
鑾旁坐賜覽八規嘉乃忠告不幸已已未見收
召恫予在疾思繕先志仰稟慈海群杜畢理生
宋晉侯死貢屡異惟靈之矣拔手其舉一哲
李彦迪

之道經世之策備在遺書足為後法恨不同時親
其輔益眷言曰爵因符厥德贈以崇秩尓之上邑
以榮之用慰予悼迷矣東都故里兵燹榛蕪造寢
東酹以一觴　明宗配享功臣亩庭　教
王若曰三年表既畢方作祔廟之仪一介臣惟
矣宜有與享之宠茲惟崇德之典實協脩宗之文
惟爾安重誨詳矣倍道以天民之先覺作聖朝之羙
臣李翺潤源契閣誠程敬之奠旨忠謁啓沃符伊訓
說命之嘉謨国有賴於耆龜士咸仰乎山斗荷知遇
於中庸訢以良仪於淫蒼於彦陵權在弘化坊先王

之初服有明昭之格敢行成人視倫在進修之道係
工十事或釐某迪之誠何郵小之孔棘致先正之趣
矣忠以受秩痛青繩之止樊天不可知係野鴈之入
室恒脩也之已矣言垂後之炯如我皇考孝婦進明
思理征杜予小子先德先志首命進褒道恒文章
名以加先矣考妣大夫国人皆曰可宗符矣同細當
言祭之展享將涖祀之列旌戚同心同恒既冬至於
幽明作神作庆永有賴於啓迪 十指五矣臣汙祀
告文 五矣之學踐履為宗恭用涖祀祗告先哲東
西無五矣臣汙祀告文惟前五先 宜一代師涖祀于
李彦迪

廉敬申告辞　沙汰国傳事詳在安景祖傳　寿
資成後古素清苦未年有江寧安氏宜適僅歷
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問知世傳自苑京还中途
遇之詰人曰斯人雖得罪然還是豈便之凍死乎盧
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辞其時洙作留守宗社秋
成收旧莫敢相問惟恐社及張公乃武夫又幸昔日
之公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復古受而不辞以
成其美義